



割字

行印龍版國藝

135

小 事 情

楊 云 慧 著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二 月

小事情

弁言

無論就藝術觀點說，或就娛樂方面說，我總以為戲劇是一種社會教育。既是教育，最對教育者親切有味而易於收效的，莫過於「實物」教育。把這實物的「物」字擴大，常常然「實事」也就是教育上最好的工具。尤其社會教育如能用眼前事物的題材，一定可以不受教者有身親身說法之感。戲劇的教育功用，既為人人所公認，則戲劇的題材，自以刺取眼前事物為最上乘。

楊杏佛女士是位愛好藝術的教育家，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她應國民圖書出版社的徵求而寫的劇本「小事情」，就把握着現實應用當前的糧食問題為題材。糧食問題，在去年夏秋之交，幾泛成爲一個人人感覺頭痛的問題，而又是人人都認爲不能不求解決的問題。實際應用來的銳利的眼光，分析了問題所蘊藏着的微點，然後用巧妙的手法，指出那個嚴重問題的正確解決辦法。微結是什麼？就是好商的囤積居奇。解決的辦法是

杆麼？就是輿論的揭發，法律的制裁。

我們的社會習慣往往有一個通病，就是講了情願不得講理。所以只見土豪劣紳的橫行，奸商污吏的勾結，而「鐵面無私」，「大義滅親」遂成爲千古美談。私情重於公理，這我們的舊社會所以腐敗的根源。著者在這本戲劇裏，或顯或隱的描寫了土豪劣紳奸商污吏，而結果則他們意圖害民的勾當，終於爲「鐵面無私」的地方當局所粉碎，而奸商的女兒，居然露出污泥而不染，代表了光明，與全家的黑暗氛圍相搏鬥，亦大有一「大義滅親」的氣概，這都是醫治中國舊社會的良藥。從這一點看，「小事情」不但指示了糧食問題的解決辦法，卽在於貫徹政府法令，而且爲舊中國的腐敗社會寫了一張藥方，沒藥幾可以爲建設新中國之一助。

云慧女士因爲我會「先親爲快」的讀過這個劇本，就託國民圖書出版社發行於我，義無可辭。拉雜寫了幾行，聊以塞責，兼就正於郭子杰先生。云慧女士與子杰先生，他們倆都是愛好藝術的教育家，或許雖要笑我對戲劇是說的外行話，而於社會教育的意義上還能說得不敢十分「隔靴搔癢」吧。

潘公展，三十一年七月於重慶。

水部

三

小事情(四幕劇)

時間 中華民國三十年春天。

地點 抗戰的後方某大城市內。

人物：

張耀龍——有財有勢的大米商。

張太太——其妻。

張少龍——耀龍之子，大學畢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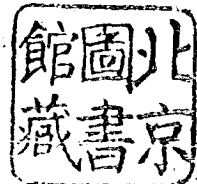
麗琳——少龍妻。教會中學校畢業，闊人家的少奶奶。

張家英——耀龍之女，大學三年級的學生。

徐均德——大聲報館的記者兼編輯。

鮑文俊——少龍之友，華光公司的經理。

小事情



小 事 情

王恩甫——盛大米行的賬房先生。

劉貴——張宅男僕。

傅小云——窮苦女孩。

傅康明——小云之兄，一個失業的工人。

傅母——小云之母。

李四——一個喜歡鬧事的工人，傅康明的朋友。

吳大嫂——傅家的鄰人，一個窮苦寡婦。

隊長一人——警備司令部派來的。

憲兵二人——警備司令部派來的。

第一幕

時間 某日的下午四時許，一個陰沉沉的早春天氣。

地點 張家的會客廳。

景 一間半中半西式的客廳。裏面有一套很講究的沙發，還有幾張舊式而貴重的大象椅。牆上掛着些中式的屏聯字畫，茶几上却又擺着些新式的花瓶和烟具，還有一面很大的穿衣鏡在台中的右邊，緊挨着它的旁邊却是一架恭恭敬敬掛着的電話機。正中是一個雙扇的玻璃門，門的兩旁還掛着深紅色的呢幔，明朗而寬大的玻璃照出門外是一個平台，台外面有許多花木，那是一個花園。這房子顯見得也是一個舊式的，而經過了新的改造的。雖然這裏面的一切都充滿了華麗富有的神氣，但是很俗氣的。舊的陳設和新的摩登傢俱混雜在一起，表示出這屋裏包含着各種不和諧的腦筋。台的左右各有一道門。左首的通內室，右首的通外面。

小事 情 第一幕

四

（開幕時，天就是陰沉沉的，窗外颯吹着轉瞬的寒風，室內更顯得十分黑暗，使人感到非常沉悶。麗琳一人坐在沙發椅上，感覺得異常無聊，手裏拿着幾本電影雜誌翻來復去的看着，一種不耐煩的神情，從那珠費的態度裏，就可以看得出來。她是一個年約廿二三歲的摩登少奶奶，曾經在上海的教會中學校裏唸過書，生活和工作上不免常常帶着點洋味兒。酷愛修飾，考究衛生，這是她的習慣；甚麼懶懶着電影，跳舞，那是她的日常功課。她很忙，比一般的人都忙；只要有一點點閒的時間，就要想法子消遣。可是今天却已經閑了三三鐘頭了，所以她感到不耐煩。）

麗琳（不耐煩的）少龍！少龍！你怎麼進去了就出來啦！

少龍（在內容應）就來，就來，你別忙，等一等。

麗琳 我真悶死了，一個人坐在這裏，一點事情也沒有，你還不快來，我可要睡熟了。

（少龍從內室走出來，他是一個翩翩的美少年，雖然已經大學畢業了，却因為家

麗麗濟儉儉的緣故，每天只在家裏陪着妻子享樂作樂。性情對於女人很溫和，擅長烟，賭，踢毬，看戲等娛樂。一身穿得漂亮而整齊，和他的妻子是極相配的（一對。）

少龍（手裏拿着一杯紅茶。）我找了半天劉貴都沒有找着，你不是要喝紅茶嗎？我自已替你倒了來。

麗琳（你再不出來，紅茶也沒有用嘍，我現在又想喝咖啡嘍。）

少龍 好好好，先喝了這杯紅茶再說吧！我再跟你點上一支煙，抽幾口提提神罷！（取香煙給麗琳，點火。）

麗琳（抽煙喝茶）這種天氣真難受，悶死人！已經是春天了，爲什麼還這樣冷呢？少龍！你把窗子上的幕拉開一點吧！我真怕這冷風吹得身生透透的。

少龍（把窗幔拉緊，隨即把電燈打開。）這樣不是更好嗎？你可以不打瞌睡了吧！麗琳（不在意。）好！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房子，再好一些也不會好到那裏去的。

小事 情 第一幕

亮

少龍 少奶奶！將就一點兒吧！這是在我們抗戰時候的大後方，這可比不得上海啊！

麗琳（撇嘴）哼！要是在上海的話，我們還會住這樣的屋子嗎？說它是中國房子吧，

又不像，說它是棟洋房吧，還差得遠呢！不要說熱水打沒有，連個壁爐子都沒有，天冷起來，就像坐在花園裏趁涼一樣的，四面都是冷風吹着，活活的挨凍。

少龍 這個房子不是你出主意改造的嗎？怎麼不行呢？

麗琳 我出主意是想把它改得洋氣一點兒的，可是爸爸又不贊成，這兒動不得，那兒又妨礙了風水，現在這個不三不四的樣兒，我可負不了責。

少龍 爸爸的意思我也不知道，自從我們搬進這個屋子裏來以後，盛大米行的生意就一天天的順手起來。當然這棟房子的風水也有點兒關係。

麗琳 那末，該聽不改不也好嗎？

少龍 不改又太舊得不像樣。爸爸的生意越做越大，場面又不能不要的。

麗琳 那新屋離地遠。

少龍

麗琳 我瞧着這屋子裏的擺設也就夠生氣的。那兩個大靠椅，依我的注意老早搬到下房裏給劉貴去坐坐。還擺在這兒顯寶！

少龍 得了吧！我看你是悶得慌，沒事做，淨找着這些木頭板凳來出氣。你不喜歡這些個東西，我老早就曉得罷，等爸爸的生意再賺了一票的時候，我來提議，一定另外蓋棟洋房住住，請基泰建築公司打樣，包你稱心。現在別談這個啦；我們找人來打牌吧。好嗎？

麗琳 最好，叫劉貴打個電話去請吳先生吳太太來打牌。

少龍 不用我劉貴，我自己來打，這傢伙一天不如一天囉。爸爸不在家，他也不知道跑到那裏去囉。真不像話……

麗琳 這就是老用人的好處，什麼事情只要佔着個「老」字就完囉。老用人，他看着你發財，看着你長大，還會懂得什麼規矩嗎？等我們另外蓋了洋房，連這樣的舊式用人

小事 情 第一幕

也要改革……

八

少龍（打電話）喂！一〇六七……吳公館嗎？……我是張公館……吳沈住在哪裏？……
出去啦……太太呢？……也出去啦……那兒去啦？……不知道。……好，沒有什麼事。（放下電話）都不在家。

麗琳（發怒的）今天下午可完啦。這樣呆呆的坐在家裏我真要生病啦。

少龍這偏僻地方我真討厭，除了打牌看電影之外，沒有一點地方可以走的。真呆氣啦。

麗琳奇怪！鮑文俊也不來！

少龍真的還又有幾天不看見他啦，不知道又在忙些什麼。

麗琳他倒真是舒服得很，常常跑跑香港上海的。又會賺錢！這樣的人就不容易找呢。

信偏你那個好妹妹還不喜歡他。

少龍家裏的脾氣實在太壞啦！不理事！（看錶）四點多啦，恐怕家裏就要回來啦。

麗琳睜，你倒頂情記住她的！

少龍 你不是正潤得慌嗎？多一個入喉嚨也熱鬧一些。

羅琳 明明回來都有話可說，祇有你這個好妹妹我可沒有法子和她談得上。開口閉口總離不了抗戰呀，救國呀，祇有增加我的頭痛。

（鮑文俊由右門上，他是一個半洋行買辦式的人物，很會說笑，嘴裏的新名詞和洋話，為人精明，却又自命風流瀟灑。）

鮑 嚇！嚇！嚇！你們居然在家坐着？真巧極囉！

少龍 （回頭）老鮑！你來得真好，我們正是悶極囉。

鮑 （愉快的）怎麼囉？悶極囉……今天沒有玩的嗎？糊塗你們說什麼頭痛，是不是羅琳又鬧着頭痛了？爲什麼不早打個電話給我，讓我早些來呀！

羅琳 你教我們到那裏去找你呀？幾天都沒有看見了。

少龍 老鮑！近來忙得怎麼樣？

鮑 還好，還好，這幾天因爲有一筆生意要接頭，所以忙一點，說不定又要跑一趟香港。

呢！

麗琳 密斯脫鮑！你什麼時候去香港，我還要托你買點東西哩。

鮑 不成問題。你早些想好了寫出來交給我，也許飛機票買好啦，說走就走的。

少龍 這樣快！

鮑 啊！我想起一件事來，下禮拜四是不是家英的生日嗎？

麗琳 記得倒清楚！誰告訴你的？

鮑 我自己打聽得來的。

少龍 老鮑！你預備怎麼樣？

鮑 Happy Birthday！當然送禮慶祝啊！

麗琳 （急忙的）趕快告訴我，你買了些什麼好東西？密斯脫鮑！

鮑 你們猜着着！

麗琳 我猜不是衣料就是手錶，對不對？

少龍：恐怕她不會喜歡。

鮑：對她！少龍的話一點也不錯，「寶劍送烈士，紅粉贈佳人。」麗琳！我知道你喜歡什麼東西，可是我也懂得家英的心理。

麗琳：你快說吧！什麼好東西？

少龍：老鮑！別賣關子啦，說出來大家聽聽，給你顧問一下。你和家英的事情，若不聽我們幫忙，你是沒有希望的。

麗琳：（得意的）你們聽着！三枝筆，單隻 Parker 自來水鋼筆！一九四〇年最新式最漂亮亮精人。後面還有一棵紅寶石的，剛剛從香港帶到！

麗琳：（撇嘴）原來是這末一樣東西！送給我也不要。

鮑：我早就知道你不會喜歡的。

少龍：麗琳！等到你的生日，我一定托老鮑從香港買一雙大鑽戒送給你。

鮑：他在我身上，決不有誤。可是……家英的面前還得使你們哥哥嫂嫂多幫幫忙啊，說

小事 情 第一幕

一二

以幾何好賭鬼

金龍 轉轉，將賭計放必的等齊吧！總有你的手段。老鮑！我們講話少說言歸正傳，你原來錢可麼替我們想個法好麼樣混過這個下午？再這樣呆下去，恐怕麗琳要生病咄。

鮑 總一生病就我河也精癡。

鮑 誠人來打轉。

麗琳 找不着。找來我法總是三缺一的！

鮑 怎麼今天這樣不巧，連麻將都打不成。那末……我們去看電影吧！聽說大華的片子

小真不錯。

麗琳 誰演的？

鮑 是誰說力馬區演的。

少龍 好罷，決定去！不管她好壞，反正是消遣時間，總比悶在家裏好！

麗琳 你們等一等，我進去一趟就來。（由左門入內）

款項，如：清道費等。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林德）法市

文烟吧！女人們的事情麻煩得很

做，換一身衣服，起碼一個多鐘

口音。忽然右首的大門開了，走進

走却非常謙遜；等到張耀龍也進了

一個大腹賈的派頭。他的年紀大約

光煥發的。胖胖的，矮矮的，五短

千，他土氣，其來真小，他，大概是毛葛或線春之類。腳上穿

身，其來真小，他，大概是毛葛或線春之類。腳上穿

身，其來真小，他，大概是毛葛或線春之類。腳上穿

身，其來真小，他，大概是毛葛或線春之類。腳上穿

身，其來真小，他，大概是毛葛或線春之類。腳上穿

身，其來真小，他，大概是毛葛或線春之類。腳上穿

身，其來真小，他，大概是毛葛或線春之類。腳上穿

王（向少龍）大少爺好哇！今天沒有上樹？

少龍 嗯！沒有出去！

鮑 老伯很忙罷，身體好嗎？

耀龍 還好！還好！你近來怎麼樣？生意順手嗎？

鮑 托老伯的福，還不錯。

耀龍 這也是你自己能幹，年紀輕輕的辦事很老練，真不容易。

鮑 那裏，那裏，承老伯誇獎……

耀龍 我常常教訓少龍，他自從大學畢業以後，就沒有想到一點事業的計劃，實在是太不長進了。

鮑 少龍也很好，他常常關心生意，要是他願意做生意的話，一定很不錯。

耀龍 是的，他要有心經營買賣，我倒也贊成的。現在這個時候，隨便做那一行都不及做生意的利息大，賺頭快。……

少龍（趕快插嘴）爸爸！您若是願意的話，讓我和老鮑一塊兒到香港去做一筆外匯的買賣，好嗎？

老鮑 若是鮑先生真能夠幫你的忙，我想也不妨試一試。先從小處着手，本錢不要放得太

鮑 老伯請放心！我一定會竭力幫少龍計劃的。

耀龍、好極了。

王（伸手由身上摸出一張紙單交給耀龍）耀翁！我已經統計了一下，東門外洋和堆棧，農莊？平壤統共有……

耀龍（接紙單）我知道啦。這些地方是不是都穩當的？

王 穩當極了，而且……

少龍 老鮑！你什麼時候去香港，我和你一同走。
鮑 祇要你的計劃定了，我替你去定飛機票……

耀翁：你告訴了王師長嗎？

王師長：說過了。王師長答應派兵保護。耀翁！我這張紙上面還有一點小小的計劃，請您看看怎樣？

耀翁：（瞧着紙單）哦！哦！好罷！我們到書房裏去談吧。

（張子三人入左首門下）

少龍：我真高興極了，爸爸居然答應我去香港。

耀翁：這真是一個好機會。

少龍：老翁！可是你一定替我計劃一下，帶多少錢去才夠用呢？並且我到了香港就是一個鄉下人啦，有什麼好吃的，好玩的；你可別忘了都要帶我去開開眼啊！

耀翁：（笑）你放心跟着我走，準保沒有錯的。

少龍：（樂極）我一定要玩個痛快。這幾年可真悶苦啦，躲在這後方內地，一樣好的東西都沒有，要等打完仗，還不知道等幾年咧！真可惜，好時候都關掉了。

小 劇 情 第一幕

一四

「西曆的中國是長期抗戰的，寧打寧死，也罷我個部老樹，是個及時行樂，不要讓光陰錯過啊。管他什麼抗戰不抗戰。」

龍 哇！老鮑！到了香港第一件事是找家好一點的裁縫店，我要先做兩套漂亮的西裝，讓河人

（龍）（麗琳打扮好了上）

琳 麗琳他在說什麼呀？少龍！你又要做西裝了嗎？我贊成你請密斯脫鮑從香港帶兩段精子來。

龍 用不着他替我帶，我自己去做。

琳 （說真）你自己到香港去。

龍 （得意）不錯，麗琳！剛才爸爸說讓我和老鮑一同到香港去做點生意。

琳 真的嗎？

自然是真的，剛才都講好啦。

麗琳 少龍！你去我也要去。

少龍 那怎麼能行？我是去有事的，你去做什麼？

麗琳（撒嬌的）我去玩玩！

少龍 尚那可不行！這年頭兒，國家正在抗戰，誰能坐着飛機到香港去玩呀？

麗琳 哼！你不許我去，你也別想去得成小

飽。麗琳非少龍這一次去，真是有任務的。這次的生意若是做得好，以後去的趟數還多

着呢，以後你可以常常去。

少龍。這趟我一定替你買許多好東西來，你要的手錶，鑽戒，絲襪，衣料，一樣都不

會缺少。

麗琳 你去光買這些還不夠……

少龍（不談話的）那末，儘多的買，把香港的百貨公司整個搬一個回來，好不好？

麗琳 哼！

小 康 麗

九

小 華 情 第一幕

二〇

（家英從外面的門走了進來。她是一個年約廿一二歲，長得很秀麗而帶點英俊氣概的女學生。雖然不免有時有點太爲感憐衝動，爲歡管鬧事，幫襯幫助人家，也喜歡發點小小的脾氣；可是總不會忘掉愛護國家和對人的誠懇。她是這個家庭裏唯一的先覺者，她不能滿意那一切的奢侈享樂，她看不慣那些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行爲。她感到非常的痛心，她想盡了方法勸導家裏的人，可是結果她反倒被認爲是無價值的。不會享的書獃子了。她現在大學校裏唸書，衣服穿得很簡潔，但是姿態很活潑，手裏挾着兩本書和一本雜誌。）

跟在家英後面的是個窮苦女孩子小云。年紀只有十四五歲模樣，相貌長得很清秀。身上穿着一件襤褸的單衣，在這氣候仍總很寒冷的早春時候，不免顯得有點縮瑟。營養不足的面容上，還掛着眼淚，手裏執着一張藥方。）

家英 哥哥，嫂嫂，今天怎麼都沒有出去，倒坐在家裏談起心來啫！

麗琳 家英！你知道嗎？少龍要到香港去呢！

家英 幹什麼？

少龍 做生意！

家英 (懷疑) 啐！又是謔出的主意呀？

鮑 (連忙分辯) 少龍要和我一路去，可不是我出的主意。

家英 鮑先生你不用多心，我沒有說你。況且做生意也是正當的行爲，用不着瞞人的。

鮑 不錯，不錯，做生意本來是正當極了的。

少龍 家英！這是爸爸叫我去的。等我回來的時候替你帶好東西來，你想要什麼，趕快

告訴我！

家英 我什麼都不要，現在外匯這樣高，我只勸你少買一點洋貨就行嘍。

鮑 什麼都不要，買兩件衣料吧！

麗琳 是呀！香港的布料比這裏的花樣好。

家英 (陡然想起) 啊呀！我要進去找媽有事情，這時候媽是不是還在佛堂裏唸經？

少 家 情

二二

小事 情 第一幕

三

少龍 不知道。

家英 好罷，我先進去。（回頭向小云）你就在這裏坐一會兒，讓我進去一趟就來。

小云 （低聲）謝謝您，小姐！

（家英由左門下，這時少龍麗琳施文俊三人剛才發現門邊牆角裏還有這樣一個人躲縮着，覺得很奇怪。不由的將小云打量了一番，小云被他們看得局促不安的，不知怎樣是好？）

少龍 你是幹什麼的？

小云 先生！我是跟着剛才那位小姐來的。

少龍 她叫你來幹什麼？

小云 我也不知道，先生！

少龍 你手裏拿着的是什麼紙呀？

小云 那是一張藥方，我媽看病的藥方。

少龍 奇怪！這是什麼花樣？家英真是胡鬧。

她 那倒不一定，也許家英有她的道理。

少龍（嘲笑）不錯，只有你是五體投地的佩服着她。

她 少龍！

麗琳（忽然發現）啊呀！你們瞧她的一身，嚇得那個樣子。家英怎麼把她帶進來的？

少龍 趕快叫她出去吧！

少龍 對啦，你先到外面去等吧，小姐出來了自然會喊你的。

（劉貴從外面進來，穿着嶄新的藍布長袍，戴着瓜皮小帽兒，他在張家已經有了

許多年。主人發了財，他也跟着闊起來了。）

劉貴 大少爺！是不是老爺叫喚着？

麗琳 劉貴你來得正好，把這個人帶到外面去。我害怕得傳染病呢。

劉貴 是！（欲領小云外出）

小 事 情

三

小事 情 第一幕

三四

少龍：「喚住劉貴！我問你，剛才你到那裏去了？我喊了半天也沒見你答應，現在老掃沒有叫你來你又跑來啦。真是豈有此理！」

劉貴：「天少爺您別生氣，剛才我因為來了一個朋友，在巷口上的茶館裏談了一會兒生意經。」

少龍：「你也該在意經上當聽差不好嗎？」

劉貴：「我看這年頭兒幹那一行的都不如做生意的。譬如我們家的老爺不就是看着一天天的發大財嗎？」

鮑：「那不是你也要改行了嗎？」

劉貴：「現在改行的多着呢！不過我決不改行，我跟張老爺多年嘍，一個人怎能見財起意說走就走呢。我只要掙點兒差就行啦，鮑先生，您說這個辦法好不好？」

鮑：「好極嘍，這個辦法比我們都精明。」

（張耀龍在內喊劉貴！劉貴！）

猶冀有求與商在門下。

麗琳養得這像伙越有氣，偏偏爸爸還那樣喜歡他。媽又不管事，一天比一天不成話。

（家英從內室裏跑了出來，手裏拿着兩件舊夾衣。隨在後面的是他的母親——張太太，也是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婦人，身體很瘦弱，因為多愁多病，所以自己將自己看得極其嚴重。可是反而一天到晚常覺得身體上這裏不對，那裏不對的。自從抗戰以來，聽見許多關於敵人的暴行新聞，和敵機轟炸的殘酷情形，使她成了神經質的癡神病，沒有辦法之下，祇有祈求神的保佑，因此每天唸經拜佛，發下善心多做好事，一心一意的請求消災消難。家裏裏的事她不大愛管，只來自己沒有精神，又求自己知道時找不同，河裡要管也不行，所以她辦交涉的時候，總帶着點懇求的口吻。）

（高興的跑來云招呼）走過來！向母）媽！您瞧！就是她！

亦 專 精

二五

小事 第一幕

二六

張太太（聽見這孩子說得倒很清秀）（向小云）你姓什麼呀？

小云（一直到家裏出來了，她才像脫除桎梏一樣的輕鬆；想起剛才那種情形，他差不

多又要壓出來了）我姓傅（我叫小云）太太！

張太太（哦！你今年幾歲囉？）（突然）這孩子身上穿得那樣少，不冷嗎？（向家英）你

找出來的衣服呢？

家英（趕快回答）在這兒，小云，你快來穿上罷。

（小云進去）

家英（太太高興的）嬌！您瞧，這衣服她穿着倒挺合身的，明兒我們再找幾件給她吧，好

嗎？

張太太 好的！（向鮑及少龍夫婦）你們都在這裏！鮑先生什麼時候來的？

鮑 我剛煮不久，伯母！

張太太（你們看家裏這孩子多麼的性急呀！我正在唸着經嘞，她跑進來不管三七二十一

的就把我從佛堂裏拉出來了。爲了是做好事，經都沒有唸完，我想佛菩薩大概不會怪我的罷！

她 不會的，決不會的，伯母那樣慈悲，佛菩薩應該高興呢。家英小姐！你說我的話對嗎？

家英 我不是做好事，我也不要菩薩喜歡！

張太太 家英！你可別這樣隨嘴亂說呀，菩薩是什麼話都聽得見的哪。這筆頭不做點好事還等什麼時候？飛機成天的在頭上扔着炸彈，你能保得準不炸到我們的頭上來嗎？做點好事，教人就是修自己，菩薩會保佑你的。

少龍
麗琳 (同聲) 哦！哦！

她 (感激的) 是的，伯母的話真不錯。

張太太 (向小云) 小……云！你是叫小云吧？走過來告訴我，剛才幹嗎在大街上哭呀？你的什麼人病啦？

小云：我媽病啦，重得很呢！

張太太：你的媽害的什麼病呀？多久啦？

小云：（悲傷的）我媽害的病已經有三四個月啦。重得很……也不知道是什麼病？以前我們還有點錢，請了一個醫生看過；現在人瘦得更不像樣，成天發燒，一點東西也吃不下……真教人難受……（拭衣角拭淚）

張太太：別傷心啦，你說下去，後來怎麼樣？

小云：後來……後來我們就沒有錢替媽看病啦！拿家裏的東西都當光啦，還不夠哥和裁兩人的吃飯呢！好人都快餓死啦，病人更沒有法想……

怎麼你的哥哥不去做工？

小云：我哥哥本來是做工的，因為上月裏工廠給敵人的飛機炸毀啦，他就沒有事做啦。

並且他的腿上還帶着一點傷呢；那也是炸彈片打傷的……

張太太：（關心的）你媽的病現在怎樣啦？快點說吧。

小云：我媽的病，真就沒有好過。今天更壞囉！好容易求了一位老先生幫我媽開了一張藥方，可是又沒有錢買藥。我和哥哥兩個人想了半天的主意，後來我就脫下身上的一件破夾襖去當了五毛錢，跑到藥舖裏去抓藥，誰曉得藥也貴嘍，五毛錢就沒法買。我又衷求了半天，藥舖裏說最少也要一塊錢才夠，我還短五毛呢，又到那兒去找？

張太就「哦」五毛錢！

小云：（接下去）我還是只有拿着空藥方回家，心裏想想真着急，那五毛錢還不知道上那兒去找呢？媽也實在苦夠了，害了病連藥都吃不起，這種日子以前誰想得到的？（拭淚）真不知道我們還要苦到什麼樣子呢？（回憶的）從前我們和爸爸在「揀屎」的時候，我們是多麼快活的，那份人家沒有吃的，有窮的

張太：本那末，你的爸爸呢？

小云：爸爸悲哀的「死」囉！（憤恨）都是可惡的日本鬼子害死人……

張太：同情的「哭」囉！你們也是受着日本鬼子的侵害嗎？

小事 第一幕

三〇

赤云 是的。本來我們是好好的住在武昌的。那時候爸爸開着一爿布店，買賣還不錯。小哥哥也在武昌的一個紡織工廠裏面做工，按月拿十幾塊錢的工錢，也挺不錯的。誰知道這日本鬼子打來啦，市面就亂得不成樣子，爸爸的布店也只好關門，哥哥也沒有工作啦。反而被鬼子抓了去，逼着做苦工，一天到晚不停的拉大車，運東西，一點不如意就還得挨皮鞭子毒打。這種苦處實在教人受不了，所以我們就商量着一齊逃出來。（敲鑼着）在一個大黑天的晚上，我們一家四口就偷偷的溜了出來；爸爸拿着包袱，哥哥拉着媽媽，輕悄悄的走過鬼子的防線。誰曉得……誰曉得一個不留心，讓鬼子聽見了聲音，就向着我們開槍啦。剛巧爸爸走在後面就被流彈打死啦。（拭淚）唉！想想起來都可怕，爸爸的血流了一大灘，我們一聲都不敢做，還得躲着，在麥田裏躲了好半天才算溜出來啦。（悲哀）就從那天起……我就沒有看見爸爸啦……（哭泣）

張太太 哦！真可憐，原來你們也是逃難來的！

小云 是的，我們從武昌逃出家以後，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來到這兒還只有半年多呢……

麗琳（不耐煩的）又是一個難民！少龍，我們看電影去吧！（拿出粉盒來搽粉）

少龍 好！馬上就走。劉貴！劉貴！

（劉貴從左門上）

劉貴 大少爺有什麼事？

少龍 你去叫老王快點把汽車開出來送我們上大華電影院。

劉貴 是！（由右門下）

少龍 媽！我們要去電影，晚飯不回來吃。（向鮑）老鮑！我們一塊兒走罷！

鮑 好的。（向張太太）伯母！我們走啦！再見！（欲走忽回轉身來）家英小姐！不和我們一塊兒去玩嗎？今天的電影很不錯呢！是非德立馬區和卡洛朗白合演的，還有詩意的音樂唱片。你不是頂喜歡音樂的嗎？很可以去看看。

家英：我不想去，今天我還有事呢。音樂我倒喜歡的，可是我不愛看那種美國式的愛情電影。

鮑：帶陪笑的，這不過是常情消遣罷啦，何必那樣認真呢？成天陰書做事的人，也要有一點你患胸中苦不然腦筋裏真受不了的。（笑）哦，我又想起一件事來啦。下禮拜四不是你的生日嗎？本來我有急事這兩天就要飛香港的，可是我想了許多方法，一定算過了你的生日才走，我們決定大大的慶祝一下，熱鬧一下……並且……我還特別為你從香港帶了一份禮來……

少龍：家英！我已知道了是什麼東西，老鮑真是懂得人的心意，真是一份絕妙的禮物。

家英：（冷靜的）謝謝你的好意！可是我並不預備做生日，希望你別爲我用掉許多錢，那是怪可惜的。

鮑：（誤會了）笑話，笑話，這一點小意思算得了什麼。

家英（正色的）鮑先生！你可知道外面現在正有許多人都沒有飯吃呢！

少龍（不厭煩的）得啦，得啦，再說說大道理又來啦。老鮑！你再不走，我們可要走啦。

鮑 蹙蹙嘴，馬上就走。

麗珊 快走吧！我可等不及啦。密斯脫鮑！我說你這個人模樣都聰明，就祇差這樣一點兒……（小手指一翹）回頭到了電影院裏我再告訴你……（一邊說，邊走去了，少龍

鮑家後一人隨在後面同下）

家英（沉悶的）唉！（忽然又起勁的）媽！我覺得小云很聰明，又可憐，我想留她在
家裏……您說好嗎？

張太太 也好，我們家裏正短少這樣一個人呢，讓她陪陪你，伺候伺候你吧！

家英（爽直的）媽！我不要她伺候我，就讓她陪陪我好啦。（高興的）小云！等我開
下來的時候，我來教你唸書，好嗎？

小云（興奮的）真好極了，小姐！我在武昌的時候，也進過小學的。

（劉貴由右門上）

劉貴 小姐！外面有一位徐先生要會你。

家英 請他進來。

劉貴 是！（由右門下）

張太太 誰呀？

家英 一個報館裏的朋友，也是哥哥以前的同學。

（劉貴引着徐均德從右首門外走進來。徐均德是一個年約廿七八歲的青年，有思想，有熱情，為人正直，辦事認真，身材高高的，但很強健，面色略帶黧黑，穿着一套深灰色學生布的中山服，很整齊而清潔。他原有的英俊姿態並不為那布製的服裝所掩飾，反而顯得他是那樣的高超而不俗氣；更看得出他有着勤儉、耐勞、樸實的美德。說話時口齒很流利，有時常常帶點演說的表情；聲音很宏亮而激盪着，熱

血和興奮的精神在鼓勵着別人。但有時却很鎮靜，很溫柔，很理智。他現在是大聲報館的一個記者兼編輯；手裏拿着一捲稿紙，剛從家裏出來，等一會兒要去送稿子到報館裏。

（劉貴由右首門下）

均德（熱情地）家英！我來得不晚吧？你的稿子寫好了嗎？

家英 早寫好了，就等着你來拿。哦！這是家母！

均德（行禮）張老太太！

家英（向母介紹）這位是徐均德先生。

張太太 哦！徐先生！請坐。

家英 均德！你來得正好，我今天真高興極啦，剛才在街上碰見了這個可憐的孩子，（指小云）媽已經答應我就幫她。小云！這位是徐先生！他也是頂熱心幫助別人的。

均德（看看小云）這孩子還不錯，她是怎麼樣的一種情形？你預備怎樣幫助他呢？

家英 她真可憐了！她的爸爸給兒子打死，他們一路逃避，好不容易到了這兒來？
即水不久被人地查疏，她的媽又病了，現在連買藥的錢都沒有。這孩子倒是頂孝順的，嘗了那麼苦，還得在街上直發抖，並且當的錢還不夠買藥的，所以在大街上直哭著……這規條，我想先幫助她將她媽的病醫好，以後再幫助她唸點書，學習一點生活的技能。你說好嗎？

均德 好的，關於這一切，我也能夠幫助她一點。

家英 那就更好啦！

張太太 (這位徐先生倒也挺慈悲的。做好事救人，就是修自己。)

家英 (向均德) 你先坐一會，我進去馬上就來。

(入左門)

張太太 徐先生！你以前在什麼地方唸書的呀？

均德 我在中國大學。

張太太 是不是和我家少龍同班的呀？

均德 我比少龍早兩年。

張太太 哦！你和家英是怎樣認識的呀？

均德 我們在學校裏也認識，不過因為年級不同的緣故，見面談話的機會很少。最近因為家英參加了幾個社會工作的團體，我們見面的機會比較多了一點，所以我們慢慢的熟了。

（家英從左門進，手裏拿着一捲稿紙和三十元鈔票）

家英 （向小云）這裏有二十塊錢，你先拿回去替你媽看病吧。

小云 （接錢）謝謝！

張太太 對啦，小云，你若是願意在我們家裏的話，你回去告訴一聲你的媽，就來吧！家英媽不能，小云的媽還在生病呢，沒有小云，倒像她是不行的。小云，你還是快回家去罷！等你媽的病好了再來。

張太太 那末……也好！可是……小云，你要記住，藥可不能亂吃啊！你可千萬別胡亂找醫生開方子，吃錯了藥可更糟啦。最好是……去找那個陳大夫，他是這裏頂有名的內科，常常來給我看病的……

家英 媽！那可不行，她可請不起那個陳大夫……

均德 我看還是叫她到市民醫院去看吧，那兒的醫生很不錯，並且優待平民。我來寫一個地名給你吧！（懷中取紙筆寫一地名交小云）你照這上面的地方去找，每天上午都是門診掛號。

小云（感激的）謝謝您！太太！小姐！我現在就走啦，等我媽的病好啦，再定馬上就來伺候您！（由右門下）

張太太（望着小云的背影）真是一個可憐的孩子！

家英（諷示的）媽！您成天的坐在家裏，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可憐的人真多着呢！

張太太 哦！你們坐一會兒吧！我要進去啦，我還有五遍金剛經沒有唸完哩！家英！你

今天不出去了把！

家英：不回去啦。

張太太：好吧！等一會我還有話和你講！徐先生！請坐一會兒，我少陪啦。（下入內

室）

家英：（將手中的稿紙遞給均德）均德！你看看我寫的這篇『抗戰時期中婦女們應有的

認識』寫得怎麼樣？我希望你能幫我修改一下。

均德：（接稿）好的！等我到了報館裏，再仔細的看一看。

家英：你的稿子都收齊了嗎？一共有多少篇呢？

均德：現在已經有了八篇，不久還有幾篇送來。家英！一張副刊的地位實在嫌太小了。

我想擴大篇幅多刊載幾篇好的文章。你知道我們這一次的宣傳是多麼的重要？假如宣傳的結果，我們還不能為抗戰將士們多徵募一點藥品和需用的東西，我們真是太慚愧了。

家英。祇要大家都肯努力的做法，結果總不會使我們失望的吧！

均德。是的，我也希望是這樣。家英，這半年來你所做的工作確實是很努力的，假如許

多人都能像你這樣，每一件事都會有希望啦。

家英。這有點說起來還是因為你給我的鼓勵。以前我做事的時侯，遇着一點點困難就頂

容易灰心，自從和你一同工作以後，就不同啦，我覺得增加了不少的勇氣，雖然常

常遇到很困難的事情，我也樂觀了，還是努力的做法。真的，均德！我真高興，有你

這樣的鼓勵我！

均德。家英，你快別這樣說啦！我們都是站在一條陣綫上的青年，大家都都全為的是國

家民族，只要能盡我們的力量，供獻給國家的是有利益的，我們也就問心無愧了。不

過，可惜我們的力量還不夠，我們還不能打破一切黑暗，消滅一切腐化，讓國家民

族建立在光明的路上。雖然抗戰已經有了三年多，我們英勇的將士的威風，已經讓全

世界的人驚奇，可是後方的貪婪、享樂、自私自利，讓人瞧着痛心的事還有那樣多呢

家英 實在太多啦，有許多事情真教人聽着生氣！

海德 是呀！雖然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可是對於抗戰的影響却非常大呢！說到這些，白蟻又想起了另一件更嚴重的事啦。家英！這幾天你沒有留心？米得漲得實在太快啦，一斗米可以換出幾中塊錢，要照這樣的漲上去，影響到貧民的生活，真是大問題呢！

家英 這是為什麼緣故？

海德 摸不太清楚，恐怕是有人在裏面操縱。對啦，明天我們的工作委員會裏面，也許要討論到這個問題，我希望你能早出些到會。

家英 一定的。

（張耀龍和王恩甫由左門上。）

王恩甫（對張耀龍）你請放心，我現在馬上就去辦。

張耀龍（隨後）事情辦得怎樣？我等候你的電話……

小 事 情

四二

王 龍 是！是！王耀翁請留步！（從右門下）

耀龍（回身見家英和均德）

家英 爸爸

耀龍 嘔！你回來啦！這是……

家英 這還是徐均德先生，他是哥哥的同學……

均德 耀老先生……

耀龍 哦！耀先生（不大高興理他）少龍出去啦！

（由左門入內）

均德 家英！我也要走啦，明天下午兩點鐘在會場上見吧！（由右門下）

家英（送到門口）明天見，均德！

（台上略靜，家英回到台中，一人在興奮之後感到很無聊，走到長窗前拉開簾幕

看看外面，又悠然的跳到台中坐在沙發上，翻翻報紙和書籍，一顆心異常不安定，

（從那驢作裏可以看得出來。那時張太太又從內室走了出來。）

張太太（低聲）家英！那位徐先生走了嗎？

家英（突然一驚）是的！媽！

張太太（走過來坐下）過來！家英！你知道我的身體又不好，精神也提不起，沒有法

子來管你，這一陣子你究竟做些什麼事呀？

家英（沒有什麼事）。

張太太（可是剛才你爸爸一回家就向着我發脾氣，說我不管你，讓你成天的在大街上亂

跑，又說你還和一些男男女女的在開什麼會啊，演什麼說啊！是不是有這樣的事呢？

家英（坦白的）也許有的。

張太太（糊塗了）那是幹些什麼呀？你趕快告訴我吧！

家英（媽！那是幹的救亡工作）。

張太太（那還了得！我起先還不相信呢！你放着好好的書不去唸，成天跑到外面去幹些

小事 情 第一幕

四四

這種事。家裏又不短你的吃，短你的穿，放着大小姐不做，爲的什麼呀！

家英：媽！這不是有了錢就可以不做的事，爲國家服務是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的。是不分貧富的。

張太太：那不是你們裏面各樣的人都有嗎？

家英：當然有的。

張太太：家英！不是我又該說你啦，怪不得你爸爸要生氣，這真是太不像樣啦。你想想看，你的爸爸現在也不像從前啦，在這地方上也是一個有財有勢，數一數二有身份的人啦！你就是一个有名譽的人家的小姐，你怎麼能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呢！家英：媽！那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做事是祇問能力，不問身份的。

張太太：（着急的）那可更不成話啦，男男女女，上等下等的人都混在一起，能做些什麼事出來呀！這個年頭兒真是變啦，越變越不像樣啦。你這樣的胡鬧，你爸爸來向我發脾氣，教我怎樣回答呢？

家英：（不願分辯）媽！我一點也沒有胡鬧，我做的全是正經事，您不用着急。

張太太：（生氣了）正經事！好一個正經事！我只知道一個女孩子的正經事就是「三從四德」。在家孝父母，出嫁從丈夫！在家規規矩矩的做個小姐，讓人家讚一聲賢惠懂禮節。嫁了出去，好好的伺候丈夫，用心的帶領孩子！祇要把孩子帶得乖乖的，養得胖胖的，把家裏管得好好的，那就是女人家的正經事。除了這些個，還有什麼正經事？

家英：（忍耐的）話不是這樣說的，您太不明白啦。

張太太：（自以為明白）哼！我還不明白嗎？我活了這樣大的年紀，還不懂得女人家的事情嗎？（更明白起來）像你們這樣大年紀的女孩子，就頂容易上當啦。開會！開些什麼會啊？不是開的自由戀愛會吧？我聽見了好些女孩子都是開會開會的，就自由戀愛啦，就自由結婚啦。（得意）我怕我還不知道！

家英

張太太：（關心的）家英！你可真要小心一點，婚姻的事情是不能胡來的啊！像我們現

「在這樣的家世，起碼也得選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才行。現在外面的男人都是嘴裏說得衆說響的多，其實不知道是些什麼底子呢？」

家英：「（不耐煩）媽！我現在還談不到這個問題呢！」

張太太：「（偏要說）哼！我看也快啦！」

家英……

張太太：「（溫和的）家英！你總該明白，做爹媽的沒有那個不望兒女好，我說的是好話，我怕你上當。像剛才那個什麼徐先生，穿得一身灰突突的，我看着就……」

家英：「（岔斷）那是一個頂熱心工作的朋友，他沒有工夫來注意裝飾。」

張太太：「不管他是怎麼好，可是我聽着就不順眼。這樣的人還是少來往一些好。」

家英：「（不高興）您放心，我和他不過是個普通的朋友。」

張太太：「我真有點不放心哩。家英！你知道我現在祇有一件事情不能放心的，那就是你的婚姻問題。你的年紀也不小啦，早些選定了一個好人家，做爹媽的也就了啦一件心

事。

家英 媽！我的書還沒有唸完呢，現在談不到這個問題。

張太太（偏要說）家英！我倒有一個意思，你爸爸常常向我提起鮑文俊，我也覺得他很不錯。人品長得既不壞，論學問也是大學畢業生，並且現在還當着華光公司的經理，又有錢，又有名譽，像這樣的人和我們家裏倒是挺合配的。就不知道你的意思怎麼樣？

家英 那是一個滿身俗氣的人！一天到晚講做生意賺錢。

張太太 不要這樣說，做生意買賣的人不講賺錢還講什麼？在這種時勢，沒有錢，他還能那樣的舒服嗎？坐着飛機上飛去香港，多麼的自在！這樣的人就很不容易找着啦，並且我瞧他對你也挺好的。（抱怨的）可是我真不懂，你是安着什麼心眼兒？人家對你那樣殷勤，你倒對着人家那樣喪聲喪氣的？

家英（忍不住啦）媽！請您別再提這些個吧！一個女人並不是專為結婚生孩子而活着

的呀！我們不應該把自己的地位看低，專想享受，倚賴着男人的供養。過那種寄生蟲的生活！（堅決的）媽！我不要結婚，我要自己做入，我要像男子一樣的做人，爲國家，爲社會做一點事業

張太太 傻孩子！這簡直是說夢話！

（玲：玲：玲……電話響了。）

家英（接電話）喂！我是張公館……怎麼？你是鮑先生？……有什麼事？……約我現在去吃晚飯？……你們等着我？……不行，不行，我沒有工夫！一定不來……（將聽筒用力放下。）真討厭！這些人都是成天的無事忙！

張太太（着急）你瞧，你瞧，你這孩子，永遠是這樣的老脾氣！怎麼辦呢！

（幕急下）

第一幕

時間：一個月以後。天氣漸暖，黎明，晨曉初透。

地點：傅小雲家中。

景 一間破舊的茅屋內，擺着零亂而破舊的傢俱。正對着台下是一扇紙糊的窗子，從那已經破爛的紙糊窗格裏，可以窺出窗外的園景。靠着窗前有一張舊的方桌子，和兩條舊的長凳，橫七豎八的擺在桌子的兩旁。桌子的右邊靠近門旁，有一個燒得污黑的小泥爐子，那就是這家人家的灶。爐子的再右邊，便是這間小小的屋子裏，唯一的通外面的一扇門。門的左右兩邊，各有着三張木板搭的床，床上鋪着單薄的破被條。那是傅小雲的媽和她的哥哥的臥處。室內的地上有些破舊的小矮凳和開水壺，靠窗的左右牆上懸掛着許多裹飯用的餐簍之類，以及家用零星雜物。其他的牆壁上都空空無一物，桌子上堆放着亂七八糟的鍋刷碗筷。這是一間廚房、飯廳、

小事 情 第二幕

五〇

臥室健全的屋子。）

（開幕時，正是清晨天剛亮，室內一切靜悄悄的，祇聽得雲雀在窗前鼓噪着，遠遠的還有一二聲拖長的清脆的報曉鷄鳴。傅母還在床上熟睡着咧。傅康明却已輕輕的起來溜了出去。所以房門是大大的敞開着，從門口和窗櫺裏，可以窺見那灰白色的雲天和隱約的菜園景緻。一絲曙光漸漸的透進了室內，將那黑暗慢慢的消散着，消散着，於是室內便光亮起來。雖然是一個非常破爛的屋子裏，却有了那股新鮮空氣，令人感到異常的清醒和愉快。不久，朝日的紅霞也顯現出燦爛的光彩，室內更充滿了活潑的生氣。小小的爐灶裏，放着個稀飯的鍋子，不時發出沸騰的響聲和冒出陣陣的白色的水蒸氣。那時傅康明從門外一蹣一拐的走了進來，脚步仍是很輕的，顯出是非常的小心。左手裏挽着一只竹籃，籃裏放着幾塊劈碎了的木柴和一棵青菜。他是一個年約廿一二歲身體很健壯的青年。工人裝束，穿着一身破舊的藍布短褲褲。性情勇敢爽直，孝順母親。因為不曾受過多少教育，說話時不免有些粗魯

，但很明事理，對人非常熱心。不久以前因為工作的工廠被敵人的飛機來炸毀了，於是他便失了業；同時不幸的，他的腿也被彈片波及，便帶着傷在家裏養息了一陣。生活的艱難和國家的仇恨，時常激起他的憤恨，有時說話也免不了感慨和牢騷。

傅母（睡在床上輕微的聲音）誰呀？

康明 媽！是我！

傅母 是康明嗎？你怎麼這樣早就出去啦？

康明（溫和的）您醒啦？是不是被我鬧醒的？今天頭痛好一點嗎？

傅母 好一點啦。

康明（從籃內拿出青菜來放在桌上，將竹籃放在地上，手裏收拾着桌上的碗筷。）媽

我替您煮好了一點稀飯，您要不要喝一點？

傅母 這時候我不大想喝。哦！康明！是不是小云說了今天早上會回來的？

康明 是的，她好像說過，不過現在還早呢！（天真的）媽！敢請您是爲了小云要回來

就睡不着了嗎？

傅母 是的。我心裏惦记着她要回來，並且，我還想起了工作事……

庚明 媽！什麼事呀？

傅母 （就是關於你的……）

庚明 傅媽！我知道啦，您一定又想起我的事情來啦。

傅母 （是的）。

庚明 要不要緊，等兩天我的腿好一點，我自己可以出去找事的。（安慰）媽！您不用就心口只要腫好啦，就有辦法的。您瞧，這不是好得多了嗎？（試步）走起來已經快多啦！（雖然仍覺有些勉強）哦！（自語的）不要緊，一兩天就會好的。

傅母 是的，我想也快好啦。不過現在正是創口長肉的時候，還是少動一點的好。慢慢的坐起來。我倒不是就心你找不着事做，我是想替你找一個好一點兒的事做做。現在這年頭兒，樣樣都貴啦，能夠多拿幾個工錢，也可以吃得飽一點。我總小云說，張

老爺在這城裏開着一個挺大的米行呢，差不多這城裏的買賣，他一人做得頂多，他那裏一定要用人的，我想讓小雲幫你去說說吧！

廉明：哦！您想叫我上米行裏去做事嗎？我又拿不起筆，寫不來字，能夠幹些什麼呀？若果去當一名小工吧，成天賣氣力，流汗水；那還不如幹我自己紡織的本行好些呢！傅母（這話說是不錯的，可是你要明白，你那個大中紡織廠是給日本人炸毀了啊！誰知道幾時再開工？

廉明：我明白。我們的周廠長說過的，日本人就是怕我們的工廠發達，所以狠命的來炸。他越炸得兇，我們越要恢復得快。我想沒有多久也許會開工的。

傅母：要是開了工，日本飛機又來炸，怎麼辦呢？這一次你真算是運氣好的呢，祇是腿上給彈片打破了一點，你瞧瞧那些炸死的人，多麼可怕！腦袋和腿都找不着啦，簡直沒有一個是全屍的，那天晚上的火也不小，燒得滿天通紅的。房子，機器，一齊都燒光啦；我看，就是要開工，恐怕也不是一時片刻就辦得到的。

小事 情 第二幕

五

康明（坐在小幾上檢着籃裏的柴枝）那末，米行裏就靠得住有好事情做嗎？

傅母（離開床邊走到桌前）當然也說不一定。不過你要知道，現在的事情哪一樣不靠

人情？有了人情面子，還可以好一點。况且，張小姐對小云這樣好，這點忙還不肯幫

嗎？

康明（以不在意的微笑着）那可說不準呢！（敷衍的）好啦！等小云回來再說吧！（認

真的）媽！今天煤和柴的價錢也漲啦，據說是因為米價漲得太快的緣故，什麼東西都

漲着漲價，以後真不知道怎樣過活呢！您怎麼不睡啦？

傅母（慢慢的坐在桌邊幾上）今天好一點，想起來坐坐，老睡着頭更痛。

康明（市民醫院的那個醫生，本領倒挺不錯的，看了幾次就好得多啦）

傅母 這也真是我們的運氣，要不遇見張小姐，那兩天不要說我的病沒有錢醫好，就是

你們兄妹兩個也都快餓死啦！說起來也真巧，小云就會在那天遇着這樣一個好人……

康明（搶着說）聽說張小姐對她真好，一點也不拿她當下人看待，閒下來的時候，還

教她唸書識字呢。(羨慕的)咱們什麼時候也有這樣好的運氣？也來唸唸書，多麼好

傅母：這也是小云的運氣，找到這樣好的一個主人，有吃，有穿，還有錢拿回來……

廉明：真的，咱們這一個月裏，吃的用的全靠小云拿來的錢。那幾天您的病不輕，我的腫土的創口也不輕呢！真是可惡的日本鬼子，他媽的！害我關在家裏整整的一個多月，把人都悶壞囉！這事不能做，光吃現成的，心裏也真過不去。

傅母：(發愁的)孩子！你別這樣想吧！你又不是偷閑躲懶的呆在家裏。這是沒有辦法辦事呀！我現在只求病快點好，自己也能找點活兒做做，能夠貼補一點家用！大家都能夠自己翻在這張嘴，不餓死也就得囉；這年頭兒，不能想舒服的日子，米都賣到了七八十塊錢一斗……

廉明：媽！好像誰來囉，您聽！

(輕微的脚步聲走到了門前，戛然的停止了，在那金黃色的太陽光映射着的門口

顯現出來一個瘦弱矮小的窮苦婦人。她的面色焦黃枯瘦，充分的表顯出營養不足。穿着這套破舊不堪的褂褲，上面還加着各種顏色的補綻。帶着一付和生存掙扎過來的疲乏的傷痕，懷着希望求助的心情，拖着怯弱無力的步子走進門來。）

傅母（吃驚的）哦！吳大嫂是您……

吳大嫂（無力的）是的，傅大媽！您今天起來啦？

傅母（謝謝你！）我已經好多啦，快請坐吧！……

康明（（遞過椅子））您請坐上。

傅母（吳大嫂！）幾天不見啦，你好嗎？

吳大嫂（（悲慘的））我生了兩天病，今天才起來呢……

傅母（（同情的））哦！你也病啦？

吳大嫂（愁苦的）是啊！這兩天的病生得我好苦啊！一個人冷冰冰的躺了兩天，連茶

水都沒有人理會我……

傅母（同情的）那也難怪，你實在是太孤單了，跟前一個人都沒有。

吳大嫂（嘆息）我想想真難受，整天的個人忙到晚，爲着吃飯，替人家洗洗衣服，補補縫縫，得到那塊把幾毛錢來餬口，夠什麼用呢？一天不做，一天就沒有吃的；像這兩天，替我病賺……不說沒有人理會我吧，還只得整整的餓了兩天，……

傅母（驚駭）什麼？你餓了兩天？

吳大嫂（悲慘的）是呀！我兩天不能做活，兩天就沒有吃的……

康明（向傅的）肚子餓的滋味可算不好受。

傅母（憐憫的）真太苦啦！康明小快點聽聽稀飯好沒有？先盛一碗給吳大嫂吃吧！

康明（高興的）走去盛了一碗稀飯給吳（這是剛煮好的稀飯，您先喝一點吧！

吳大嫂（謝謝你）接過碗來，急切的，貪婪的喝着，充分表顯着餓極了的神情，幾米口便喝完了，却還對着那飯碗有無限的留戀。（嚼嚼搭舌的。）這稀飯真香啊！我已經有個把月沒有嘗過這樣好吃的稀飯咯。

傅母：那末，你這一陣子吃些什麼呀？

吳大嫂：我都是吃的山芋和玉米。米貴得實在買不起。光是二升米就要花好幾夫錢呢。
（你想我汗天掙那幾個錢來怎夠買米的？可是現在東西這樣的漲上去，以後恐怕玉米也要吃不起。）

（忽然門口又發現了一個人，他是穿着一身藍布工人衣褲，年紀大約廿二三歲模樣，帶着一付半開玩笑的神情走了進來。）

李四（接口說）：去，祇要還沒有餓死就是好的。

傅明（陡然一嚇）：哦，李四，是你？這末早，打那兒來呀？

李四：特地來瞧瞧你之傷口好了沒有。

傅明：快好哩。

李四：那就不錯，有了腿才能走路幹事。

傅明：可不是嗎？咱們賣力氣的人，就靠二隻手兩條腿來賺做吃的。

吳大嫂（望着桌上的青菜，羨慕的。）傳大媽！你的福氣真好啊！像這樣的年頭，還能吃這樣好的稀飯，並且……還有這樣嫩的青菜下飯……

傅母（安慰）我也是最近才好一點的。前一陣子還不是一樣的苦！這也是運氣，小云碰巧找着了那樣一個好事情。吳大嫂！你別發愁，總會有苦盡甜來的日子的。

吳大嫂 傅大媽！這一輩子我怕是沒有那樣的日子了，我這樣一個孤寡老婆子，指望着誰呢？現在的東西天天祇是漲價，我一天忙死了也填不飽肚子，說不定有一天就得活活的餓死……

李四（岔嘴）可不是嗎？這幾天餓死的人真不少呢！

廉明 李四！別瞎說！

李四 說你就是孫子王八旦，咱李四一點不瞎說，剛才還在大街上見着一件事呢。

傅母 你見着的什麼事呀？

李四（指手畫腳的）剛才，咱李四來的時候，從東門大街走過，看見一家小門裏，圍

泣着許多人，裏面有女人和孩子們的哭聲。一打聽，說是什麼局子裏的一個小書記，昨天黑夜裏一聲不做的上吊死啦……

傅明 爲什麼？

李四 聽說這個小書記，一家有六口，除了他自己以外，還有一個老婆和四個孩子，一李家人就靠着他那幾十塊錢薪水過活。這年頭，樣樣東西都是貴得要命，那樣一點錢，怎麼夠吃的。沒有法子，每天只能吃個一頓飯，拚着命，熬着過！誰知道這幾天的米價更漲得利害，他們吃三頓飯也吃不起啦。簡直就祇有活活的挺餓。昨天，孩子們因爲實在餓得熬不住了，祇是向着他鬧。他看着那個情形，也覺得心酸，想不出什麼主意來。後來好不容易向別人借了一輛洋車，他打算去拉兩趟洋車賺幾塊錢來買升把米讓孩子們吃一頓飽的。可是誰知道米價上下午都不一樣。等他拉車掙了幾塊錢去買米的時候，一升米又漲上了兩塊錢。那個時候，他已經是累得不得了啦。還想拚命去掙兩塊錢來換一升米回去，又去拉了一個買賣，誰曉得走到半路車就擱不住啦。一口鮮血

往外噴着，就暈倒在路上了……

傅母：「啊呀！真可憐！」

吳大嫂：「（嘆氣）唉！」

康明：「後來怎麼樣？」

李四：「後來……後來人家把他抬回去啦，白米飯還是沒有吃成。晚上，他想想氣不過，就勒了頸子啦。」

傅母：「這真是太慘啦！」

康明：「我不懂，爲什麼今年的米價會漲得這樣貴？天又不旱不潦的，又不像是荒年！並且去年還是大豐收呢！」

李四：「這個你還不懂嗎？要真是荒年也不能像這樣的漲法呀，就是漲價也不到時候呀！他媽的！還不是有人做着生意想賺錢」

康明：「怎麼？有人做生意賺錢！怎麼個做法？」

李四 咳！他們的做法可多着呢，咱李四也是聽得來的，可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好像是那些有錢的人買了米就藏起來，有米的人也都藏着不肯拿出來賣。這樣，市面上的米就少啦，因為買的人多，米不夠，價錢自然的就高啦。他們說，這就叫做「屯積……居奇，抬高市價。」

難得 這些人怎麼一點良心都沒有啊？

李四 嘩！他們還顧到什麼良心！見了錢就要，就是啦！

慶明（氣忿）這些人真可恨，已經有的是錢啦，還這樣想錢，教咱們沒有錢的人，又怎麼辦？他媽的，這樣害人！

（門外傳來急行的脚步声，忽然的，小云出現在門口。她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月以前的樣子，一身穿得整整齊齊的，新的合身的布褂褲，乾淨而好看；面頰也豐滿了許多，圓圓的臉上透露出活潑而天真的感情。）

小云（站在門口微笑着）媽！您已經起來啦？嘩，屋子裏怪熱鬧的，這們多人！（回

（擡頭）哥哥！你又在罵誰呀？

展明：我？我罵他媽的那些屯米的傢伙！

傅母：小云！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

展明：媽就罵着你要回來，一大早就起來等着啦。你瞧，這會子太陽都照下地來啦。

小云：（愉快的）我可不也是一大早就起來的嗎？忙着把事情做好了，馬上就跑回來，

你還要我怎麼早啊？

吳大嫂：（羨慕的）小云！聽說你找到了一個好主人家，有吃有喝的，還有錢拿，真好

運氣啊！

小云：（高興的）是呀！吳大媽！您好嗎？

傅母：（關心的）小云！你這幾天在張公館好吧？做事情沒有躲懶吧？

小云：（高興的）好，好極了。我一點也沒有躲懶，一句也沒有挨罵。我還讀了三課書

，我還學了一個歌呢！媽！您聽！（唱起來）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

煤礦，還有那……

李四 際，你這樣不像去做工的，倒像是去進學校的。

傅母 (止住她) 得了吧！一回家就瘋瘋癲癲的，亂踹亂蹺的，算什麼呀？

廖明 (感覺興趣) 這個歌我也聽見人家唱過，怪淒涼，教人聽了心裏怪難受……

小云 (能幹的樣子) 可不是嗎？小姐告訴過我的，這個歌說的是東北人沒有家的苦處

。他們的東三省早幾年就給日本人佔去啦，田地房產也一齊給日本人搶去啦。那些人

沒有房子住，沒有活做，就祇得逃出來，成天的就過着流浪生活，一天到晚飄蕩着，

想念着家鄉，可惡回不去，你瞧，多麼可憐呀！

李四 她媽的日本鬼子來真害死人，提起來，咱李四就生氣！

傅母 那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嗎？我們的家也和日本鬼子搶去啦，毀掉啦，我還不也是成

天的惦記着回去嗎？(感嘆)唉！真不知道那一天呢？

小云 (有把握的神氣) 沒等多久啦。媽，您別着急！小姐告訴我的，我們就快打勝仗

啦。（演說姿勢）我們已經打了三年多啦，日本人就快拖不下去了，他們的國裏面，也沒有人做工，也沒有米吃啦。現在正是時候，只要我們大家再團結得緊一點，大家再忍耐着受一點兒苦，我們總可以打勝仗的，打了勝仗，我們就可以回家啦。米
康明（生氣的）哼！團結？這年頭兒教人怎麼團結呀？大家都這樣自私自利！

小云（嘆其妙）哥哥！你這是說的什麼呀？誰又惹了你？

康明（理直氣壯的）我嗎？我就說的那一班屯米賺錢的家伙！他們就不懂得什麼是團結，什麼是愛國。他們眼睛裏看見的盡是錢，他們耳朵裏聽見的也是錢，成天成夜想着的也是錢。別人受苦流汗，他們賺錢享福。

小云（驚奇）什麼事情呀？

奎四（你還不知道嗎？有人屯米，米價漲得太高，這幾天餓死了好些人！

小云（似懂非懂的）哦？

吳大嫂（羨慕的）小云！你真是享福呀！在這樣鬧氣的人家做事，不說別的，每天白

米飯總夠你吃飽的了，是不是還有大魚大肉吃？

小云（很得意）當然有的，每天上頭吃贖下來的菜總有許多魚和肉的。要是遇着他們請客，贖下來的菜可更多啦，說不定還有整個沒有動過的鷄鴨呢。有時候我們也吃不完，就祇好拿來扔啦。

吳大嫂（饑涎三尺）就是做他們家裏的狗，也比咱們享福多啦。

李四 別那樣沒有出息，咱李四寧願死，也不那樣饑嘴。小云！你的東家是幹什麼的？

那樣闊氣！

康明（想起）對啦！小云！你的東家不也是開米店的嗎？

小云 是的！張家的盛大米行可大着呢。

李四 不錯，不錯，這又是一個屯米發財的，這樣闊氣。你們不知道，他屯了幾千石米在東門外呢。

康明 李四！你怎麼淨打聽這些個呀？

李四 我也是聽他們說的，他們直嚷嚷着沒有飯吃，要去打那些屯米的人呢！
傅母 李四！快別亂說罷！什麼事可以隨便打人的嗎？

小云 （忽然想起）媽！剛才我出門的時候，小姐說也要到我們家裏來呢。
傅母 （奇怪）張小姐要上我們家裏來？

小云 是呀！張小姐說要來看您的病。

傅母 啊呀！張小姐可真太好啦。她說什麼時候來呢？

小云 她等一下就會來的。因為還有徐先生也要來。

康明 徐先生是誰？他要來幹什麼？

小云 是我們小姐的好朋友，他也是待人挺好的。

吳大嫂 （羨慕的）怎麼你們淨碰見一些好人？我就碰不着。

小云 吳大媽！您別着急，等會兒小姐來了，你就碰見了好人啦。

吳大嫂 （驚喜）真的嗎？張小姐真是這樣好，隨便什麼人都肯幫忙嗎？

小云 張小姐的心地真是好極了。

廉明 她要是真那樣好，我想盛大米行不會做屯米害人的事的。

李四 那可不一定。誰知道呢！我聽見人家說，盛大米行的生意大着呢！

傅母 吳大嫂！你想要張小姐幫什麼忙？

吳大嫂 我……我快要餓死啦。我什麼都不想，我祇要能喫一頓飽的白米飯，就是馬上

小云 死了也甘心。

小云 怎麼？吳大嫂！您怎麼餓到這個樣子啦？

傅母 是呀！小云！吳大媽已經餓了幾天啦。

小云 關心的……一點東西都沒有吃的嗎？

吳大嫂 可不是嗎？我沒有錢，怎麼……

小云 着急！您是不是現在想去買點吃的？

吳大嫂 是的，小云！我希望張小姐……

小云（連忙從身上掏出一個手巾包來）您別着急，我這裏有錢。

傅母

康明（一齊注意着她）哦！

李四

吳大嫂（喜出望外）啊，啊！

小云（打開手巾包取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吳大媽！您先拿這五塊錢去買點吃的。

等一會兒張小姐來了，我再幫您問問，有沒有什麼辦法？

吳大嫂（喜極）啊，啊！小云（謝謝你啊）（接錢）（向傅母）傅大媽！您真有福氣

，有這樣一個大福大量的姑娘，享福還在後頭咧！我到死也忘不了你們一家子對我的

好處啊！

傅母（謙遜的）吳大嫂！你快別這樣說了吧！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可憐，能幫忙的地

方還不幫忙嗎？

小云（小姐說的，一個人祇要能夠幫助別人，比自己享福快活多啦。

李四 聽你這樣一說，張小姐可真不錯，咱李四得等着見見。

吳大嫂（起身）我現在就走啦，先去買點米吃飽啦，再來看你們。再見啦。

傅母（送至門口）走好咧，吳大媽！（吳下）

小云 康明！我問你，上一次你不是已經拿了工錢回來嗎？不過一個禮拜，又從那裏拿來的這五塊錢呀？

小云 這不是工錢，這是大少奶奶打牌分來的頭錢。

康明 頭錢？那是什麼東西呀？

小云 我也不明白，反正他們有這個規矩。祇要少爺少奶奶打牌，我們就有頭錢分的。

傅母 哦！

康明 一次就可以分五塊錢嗎？

小云 說不一定，他們打牌的時候長，我們也就分得多。他們打牌的時候短，我們也就

分得少些。

李四 嘩！倒舒暢。有那麼多的錢來打牌！

康明（他們和誰打牌呢？

小云 少爺少奶奶的朋友可真多，大家聚到一夥兒沒有事做就打牌。

李四 你們的少爺不做事嗎？

小云 不，他不做什麼事，我就只看見他成天的陪着少奶奶玩。

傅母（感傷）他們那樣的闊人家還用得着做事嗎？那一份家私也就夠他們吃的玩的啦。比不得窮人，一天不做事就得餓肚子。（想起）小云！今天你回來，我想着了一件
事要向你說！

小云 什麼事呀？媽！

傅母（吩咐的）你記住！有便的時候向張小姐說說，有機會替你哥哥在米行裏找個事
做做。

小云 媽！您要哥哥到米行裏去做事嗎？

康明 (突然的) 媽！我不要小云爲我找事做。

傅母 (驚奇的) 爲什麼？

康明 (明白的) 我不想幹那米行裏的事。

李四 對！

傅母 (奇怪) 你想幹些什麼呢？剛才我不是和你說得明明白白的嗎？這年頭兒樣樣東西都貴，不托人講情面找出來的事，恐怕連餬口都不夠呢！

康明 媽！我不想幹這些事啦。這些事幹着全沒有意思。不過是想拿幾個錢餬口罷了。就是靠人情講面子的錢拿得多一點，也是爲着自己的好處。不，我不願意幹啦。(

毅然) 媽！我想上前線去打仗！

傅母 (吃驚的) 什麼？你想去打仗？

李四 (鼓掌) 好！好小子！真有你的。

小云 (興奮的) 哥哥！你想去打日本鬼子嗎？

康明（決然的）是的，我要到前綫去痛痛快快的殺掉幾個日本鬼子。

李四 不錯呀，好志氣！康明！你什麼時候去？我一塊請你喝酒，和你送行。

康明 我要等着了機會，我就走！媽！我真是恨死了日本鬼子，祇要想到爸爸死的情形，和親在我們暖的炕，媽就想走，我要去報仇出氣！

李四 阿！你想想前綫多麼危險呀！恐怕比這兒更苦。

康明 媽！您想我又不是貪生怕死想舒服的人，既然要到前綫去，當然顧不到什麼危險和吃苦。並且，前綫我們還有很多弟兄們在那裏冒着危險和日本鬼子拚命，大家都是一樣的狀態，誰就該在這兒過舒服日子？若是剛才李四說的那些個米販子屯米賺錢的事情是真的，那我何必去爲他們賣氣力，流汗水，爲了換幾個錢來吃飯，倒好讓他們多做一些昧良心的買賣，多賺些錢自己享福。我不幹，我不幹這些個傻事情。媽！您還是讓我去打仗吧！

李四 對，康明！你說的一點也不錯！我贊成你去，我一定和你送行。以後咱李四也要

去。

傅母 李四！你怎麼不幫我勸勸他別去，反倒一味的替他打氣？

李四 您別生氣，別怪我！因為……因為咱是從心坎裏贊成他去的。

傅母 怎麼？你也贊成他去？康明！真的嗎，你一定要去？

康明（決然的）是的，媽，我要去。

小云（高興的）哥哥！我也贊成你去！小姐說過的，到前綫去殺日本鬼子的人都是英

福。

李四 不錯，歡送我們的英雄傅康明！

康明 得了，李四，別開玩笑！咱們講正經事。媽！現在小云也會掙錢養活您，我正可

以放心的走啦。您答應我吧！

傅母（沉吟）你真的有必要走，我也沒有法子不許你去。好吧！我答應你啦，等你的

團好了以後去吧！

小云（不信的）媽！您真讓哥哥去了嗎？

傅母（決然）我真讓他去啦。

小云（高興的）哥哥！我真佩服你；你真勇敢呀！要讓小姐知道啦，一定也說你是個英雄呢。

康明（不在意的）這算什麼……不過……小云……我走了以後，你可要好好的伺候媽啊！

小云 當然的！哥哥，你放心！

（門外遠遠的家英呼喚着小云的聲音。）

家英（在遠處）小云！小云！

小云（驀然聽見，連忙答應。）嚨！（向母兄等人）小姐來啦！

家英（仍在遠處）小云！你在那一個屋子裏呀？快出來引引我！

小云 來啦，來啦。（帶跑帶跳的走向菜園裏去了。）

小 事 情

七五

小事 情 第二幕

七六

傅母 (着急的) 張小姐來啦，康明！趕快把屋子裏收拾收拾。(於是康明和傅母都忙着收拾屋子，擦抹凳子，李四也隨在裏面忙着。正在空氣緊張的時候，小云已經偕着家英均德走了進來。)

小云 (走在前面) 小姐，徐先生，當心一點兒走，這裏的地面可是高低不平的。

家英 (隨在後面) 不要緊。你們這個地方可真不大好找。

均德 (隨在家英後面) 因為這裏面住的人家太多。

(傅母，康明，李四，都停止了動作立在一旁。)

小云 (連忙介紹) 媽！這就是小姐！這一位是徐先生！(又向家英均德介紹。) 這是

我媽！這是我哥哥康明！這是我哥哥的朋友李四！

家英 哦，哦。

傅母 張小姐，徐先生，請坐！

(康明趕快遞過長凳。)

家英 謝謝你！傅大媽！我早就想來看你啦，一直因為事情太忙走不開。不知道你現在病都好了嗎？

傅母 多謝張小姐對我們這樣好！要不是靠着您的幫忙，我的病還不會好得這樣快。現在我已經差不多都好啦。

家英 快不要這樣說，我知道你們很苦，這都是日本鬼子害我們的，使得每一個人都不能安心過日子。在這樣的時候，我們真應該彼此幫忙才對。

傅母 哦，哦！謝謝您！不知道小云這孩子在您那裏做事可聽話？有不對的地方，請您別客氣的管教她！

家英 小云挺聰明的，很不錯。你不用耽心她。她在我那裏多唸一點書，我想以後再教她去學一點專門本事。

傅母 謝謝您的好意！

均德（向着康明）聽說你的腿給彈片炸傷啦，現在好了嗎？

小事 情 第二幕

七八

康明 差不多快好啦。謝謝您！

均德 大中紡織廠被炸以後，恐怕一時不會恢復，以後你預備怎樣呢？

小云 （岔嘴）小姐！徐先生！我正要告訴你們，我哥哥剛才就在說着，他要上前綫打

仗。

家英 （驚奇）哦！很不錯。

均德 （贊同的）好極了，你有這樣的志願！

康明 我正想請您幫幫我想個辦法，我不知道怎麼樣去？

均德 那倒很容易，過一陣就有人去的，你若是誠心願意去，我一定通知你。

康明 我已經決定了一準去的。

傅母 （無可奈何的向着家英）張小姐！我這個孩子就是這樣的拗執性子，說到那裏就

要做到那裏的。今天早上起來都沒有說什麼，忽然的，就要去打仗啦。

家英 （安慰的）也許他有什麼緣故吧！你不用着急，讓我來問問他。

李四不用開腔，咱李四全明白他。在這兒呆着真沒有意思，大家成天忙的是賺錢，一點兒愛國的心思都沒有。他瞧着不順眼要走，咱也瞧着不順眼呢！

均德（贊賞的）你們的思想倒很清楚，很不錯！

家英 康明！你能夠狠心的扔下你的母親和妹妹就去打仗嗎？

康明 張小姐！我因為扔不了這個心，所以才等到了今天。

家英 今天你覺得已經是時候了嗎？你不怕你母親的病剛剛好，就因為你走了又不舒服嗎？

康明 我想不會的。張小姐！我要去殺日本鬼子，替我父親報仇，我這個主意是已經有了兩年多啦。我媽也知道的。以前我不能走的緣故是因為小云沒有能力，家裏又沒有錢，媽的病又重。現在我們能夠遇着了您這樣一位好心人，救了我們一家，我媽的病也好啦，小云又有您管教着，我這個時候走，是最好沒有的機會了。並且在這裏呆着真教人氣悶，許多的事情都不如在前綫痛快……

李四（岔口）單是瞧着活活的餓死人，也就教人夠生氣的……

家英 什麼事情呀？

傅母 李四！快別隨嘴亂說啦！

均德 不要緊的，李四！你有什麼話儘管說吧！你剛才說什麼餓死人，是怎麼一會事呀

？

李四 那就是因爲這兩天米價漲得太高啦，許多人喫不起，所以餓死啦……

廣明、李四說剛才在大街上看見一件很可憐的事情，一個當書記的人，因爲掙的錢不夠

買米養活孩子，就跑去拉洋車，拉了一天的錢還不夠買米，可是自己倒吐血啦，回到

家裏一心氣不過，昨天夜裏就上吊死啦。

家英 真是太可憐啦！

均德 這就是社會的畸形發展！有人操縱。

小云 小姐！這幾天因爲米太貴了，還有許多可憐的事呢。剛才我們隔壁的吳大媽來啦

，可憐她餓得連說話的氣息都沒有了。

綠葉 怎麼的？她是幹什麼的呀？

傅母 張小姐她是一個孤寡的苦老婆子，每天靠着一雙手替人家洗洗縫縫過日子的；

米太貴啦！她真喫不起，剛才我們還給了她五塊錢，讓她去買點米吃吃……

均德 （着急的）她上那裏去買啦？趕快告訴她，我知道像她這樣的人可以去買平價米

的，她何以拿着戶口登記證去買米，便宜多啦。

小云 徐先生！什麼叫做平價米呀？

均德 那是政府特別爲了窮苦的人預備的，憑證去買米，可以特別便宜。

李四 那倒還不錯！

傅母 那末我們可不可以去買呢？徐先生！

均德 當然也可以。

康明 徐先生！您知道政府爲什麼要這樣辦嗎？

外事 補 第二幕

八二

為德 這就是因為米價漲得太高的緣故，想出來的補救方法。

李四 哼！這能補救一些什麼呀？

為德 康明！你可以趕快去告訴那個吳大媽吧！叫她拿了登記證就到南大街去買平價米

康明 噢！

家英 康明！想不到這幾天的米會漲到這樣貴，真害人不淺！

李四 張小姐！您也不知道米漲價的緣由嗎？

家英 我不大明白。

李四 唉，那可真太奇怪了。您家裏不是開着挺大的米行嗎？怎麼您會不明白。

為德 那幫同的，真的她不知道。李四！你別懷疑好人。

李四 張小姐！您真是太好了。這幾天的米價漲得兇，誰不知道是做買賣的屯積居奇呢

家英 李四！是不是你以為我家裏做的買賣也是這樣？

李四 那可說不定，誰都知道盛大米行的買賣大着呢！

家英 （着急）均德！你說他的話是真的嗎？

均德 （領首）也許是真的。

傅母 啊呀！

家英 （更着急）均德！你為什麼不早一點告訴我呀？

均德 （鎮靜的）我想，在沒有得到真憑實據以前，就是告訴了你也是沒有用處。

家英 （激動的）均德！你真是不應該。我知道了這件事以後，多少是應該盡一點責任的。

均德 是不是你可以去勸解你的父親？讓他不要和那些米商通同作弊？

家英 （激昂的）是的，這件事至少我能夠做得到。

均德 那就好極了！等兩天我就給你一個真實的回信。

(康明由門外走了進來。)

李四

(感動的) 張小姐！您的心真不錯，這樣可以救活不少的人呢！您要就快一點

兒吧！

我知道盛大米行已經屯了好幾千石米在東門外呢。

康明

(詫異的) 李四！你怎麼……

李四

我聽人家說的，他屯着不肯拿出來賣，要等大價錢。

家英

(着急的) 這樣說來，簡直是已經成了事實的。均德！你不用再告訴我了，我現

在就要回去問問爸爸。

均德

好的，家英！不過我希望你不要太為感情衝動，也還要有一點冷靜的觀察，我們

做一件事不能過份魯莽。

家英

我知道啦。傅大媽！我走了，等你的病完全好了以後，請到我們家裏來玩！

傅母

張小姐！謝謝您呀！您來了一點也沒有好招待，真對不住您！您心裏別生氣啊，

李四還是那樣一個沒心沒眼的人，他說的話不一定能算數的。

李四 誰說的？我……我……

家英 沒有什麼！再見吧！

均德 （向康明）你去告謬了她嗎？

康明 告訴了，現在她已經去啦。

均德 拜拜再見吧！各位！（和家英一同走到門口）

小云 （追上前）小姐！慢點在取回家了嗎？

家英 小云！你參坐一會兒再回去吧！你是難得回家的，我們先走了。

（均德家英走）

傅母 （不望着家英走遠了，感激的）唉！跟小姐真是好人！

小云 （跑進地）怨的！李四！你聽你說些什麼話，教小姐都急了。

康明 （看四真走）不該隨嘴亂說。

傅母 真的！李四！

傅 傳 情

李四 人着急的是！是！是！我不好，我不好！現在你們大夥兒抱怨咱李四不該說，等到米價落了的時候，就不會想到謝謝我的。得啦！中國人全都像你們這樣怕事，什麼都沒有肯出頭，不早就完了嗎？咱不和你們說啦，來了大半天，也該走啦！再見

（下）

小云 媽！一早上來了這許多人，您也夠累了，還是躺一會兒吧。

傅母 還好，不算累，我坐着歇一會兒就是啦。小云！這幾天你又吃了幾課書啦？

小云 我又念了三課。（欣喜的）媽！小姐說以後還要送我進學校呢！

康朋 總算你的運氣不錯，可是你自己要用功啊！

小云 當然的。哦！媽！我想起來啦，剛才出來的時候，太太說要上廟裏去燒香，我現在就要回去，陪她一塊兒去呢！

傅母 好吧！你早點回去吧！

小云 嗯！我走啦。您好好的養息一下吧！哥哥我走啦，改天見！

(小云下)

傅母 (高聲的) 小云！你什麼時候再回來呀？冷熱自己當心一點啊！

(遙遠的小云在外面回答：噢！)

(台上略靜，康明擺着碗筷。)

康明 媽！時候不早啦，您該吃點稀飯吧？

傅母 (低頭沉思)……

康明 媽！您在想什麼？吃了稀飯餓一會兒吧！忙了一大早，也夠累的。

傅母 (突然的) 康明！你是真的要去打仗了嗎？

康明 是的。媽！我已經決定了。

傅母 (悲傷的) 孩子！我怎麼捨得放你走呢？我……養……了你，長得這樣……大！

(抽咽的哭泣着)

康明 (着急的) 媽！媽！怎麼的？怎麼的？剛才您不是挺明白的，挺快活的嗎？(勸

小事情

八七

小事 第二幕

八八

慰)別傷心囉，媽！

傅母

……

康明 媽！您應該高興啊！方才小云說我是英雄呢！您看夠多麼神氣的！媽！別傷心啦

媽，笑笑吧！

(康明竭力的安慰着，傅母愈哭愈傷心。)

(忽然小云又從門外跑了進來，氣咻咻的，神色未定。)

小云 (高聲)哥哥！哥哥！快來！不好啦！吳大媽被人擠傷啦！吳大媽去買平價米，被人擠傷啦。現在還躺在路旁邊呢！氣都快斷啦！哥哥！快來！我們去抬她進來啦！

傅母

(驚訝的)怎麼？怎麼？

(康明小云都急急的向門外跑去，傅母隨在後面。)

(幕下)

第三幕

時間第二幕的三天以後，黃昏時候。

地點 張家的會客廳。

景。 同第一幕。

（幕開時，正是蒼茫的暮色開始向着大地進攻，使人憂鬱的黯灰色逐漸籠罩了那可愛的光明，而光明却似依依不捨般的儘量拖延；這是使人最難耐過的黃昏時候，它的來臨總帶着多少沉悶的氣氛。室內的電燈雖然已經打開了，可是在那淡黃色的燈光下，仍然顯得很沉悶，何況均德和家英正在討論着的問題，又是極嚴重而使人頭痛的。均德的手裏還執着一張紀錄的稿紙，他的談話的態度是非常嚴肅的，而家英却顯得非常慷慨激昂；顯明的，她是被感情激動着，他的愛國的熱血又在不住的沸騰。）

小 學 情

小事 情 第三幕

九〇

均德（誠懇的）請你相信我，今天我所得的一切，都是實實在在的情形。這兒我已經抄錄下來了；東門外祥和堆棧屯有二千五百担，農莊屯有三千担，平場八百五十担，還有許多分散的地方不知確數，總計起來至少有五六千担以上。我們現在就算他是祇有五千担吧！這個數目也就可觀了。據說他的這些米，都是用頂低廉的價錢到各處鄉下收集得來的，現在聽說這些米商有心要將米價抬高到一千元一担，才肯拿出來賣，當然並不是你的父親一個人的主意，可是他一個人的勢力却也很夠壟斷市面了。

家英（着急的）這可真不應該，在這樣國難嚴重的時期裏，他們還祇是打賺錢的主意。

均德 着熱心。按理來說，在抗戰時期裏，一切的物價都不應該漲得這樣貴的。別的就別說了。米可是更不應該漲價的，老百姓在抗戰時期裏的負擔已經夠重的啦，假如再有一天連米都吃不起，那真是太危險啦。

家英（着急的）那末，爲什麼政府不趕快出來制止？

均德（解釋的）政府確是已經下過了令，也想盡了法子來制止的。你不是天天看見報紙上有這樣的消息嗎？到外縣去運米來流通市面也做過啦，平價米也發賣過啦，可是那有多少用處呢？能救得了幾個人？並且有誰在服從命令把米拿出來賣？

家英 爲什麼他們的胆子這樣大？

均德 那是因爲他們都有着雄厚的資本，和極大的勢力做背景。像你的爸爸和王師長就是拜把弟兄，一切都有王師長在那裏替他包庇，他愛怎麼幹就怎麼幹，誰敢去惹他？家英（忿忿的）想不到我的爸爸也是這樣一個人！爲了國家，爲了正義，不論是誰？

我都要去……

均德 你要去怎麼辦？

家英（激動的）我要去勸他，我要向他說明一切的利害，並且我要請求他趕快拿米出來，救濟這人造的米荒！

均德（贊同的）不錯，祇要能夠勸他把屯積的米趕快拿出來賣，市面上

小事 情 第三幕

，就不會漲得那樣利害。

家英 好！我一定這樣做。

均德 不過，家英！雖然你是有着這樣的勇氣，可是事情并不是太簡單的，前途我們還不能夠太樂觀……

家英（着急）難道你想我的爸爸不會聽我的勸告嗎？

均德 這可說不定，你不妨試試吧！最要緊的是你一定要向他說明這件事的問題很嚴重，希望他不要太隨意。

家英（堅決的）不論怎樣困難，我一定盡力的去說。

均德 你不但要告訴他這件事影響到國家的利害，你還要告訴他，這件事若是被人發覺以後，恐怕對於他的自身也有着很大的利害呢！

家英 嗯！這一切我都知道了。

均德（起立）那就很好，我希望你能夠成功！時候已經不早啦，我還要到報館裏去一

趙。我們明天見面！

家英 明天見！

均德（轉身欲走，忽然又想起了。）哦！險點兒把一件最重要的消息忘了告訴你！

家英（忙問）什麼消息？

均德（嚴肅的）我已經決定了明天和戰地服務團一同到前線去工作。我今天來也就是爲了要告訴你這個消息的。

家英（驚訝）真的嗎？什麼時候決定的？

均德 我已經決定了很久啦，但是因爲報館裏還有許多事情一時不能脫手，所以直到昨天我才去正式報名參加的。

家英（着急）你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呢？你已經報了名嗎？我也想去！

均德 不能，家英！恐怕你不能去的，你的家庭和環境都不能讓你去的。

家英 爲什麼我不能去呢？你真是太瞧不起我啦！

小事 情 第三幕

九四

（解釋的）家英！請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真是沒有半點瞧不起你。我知道你的家庭絕對不會放你走的；并且，前線確實是太苦……

家英（忿斷）這一點你就不對，你是說我吃不來苦……

均德：并不是這個意思。可是前線確是太苦，簡直沒有一塊好的地方睡覺，也沒有一點好餛飩東西能吃。一天還要走上百把幾十里的路，拖泥帶水的也要走，滿頭大汗的也要走；一停下來，就要工作，又沒有休息的時候。生活完全和兵士們一樣的，有時還得聽聽大砲和炸彈的聲音。家英！我想這種生活實在不適合於你的。

家英：得啦！你先不要管這種生活適不適合於我！我先要問你，前線是不是有我能做的工作？

均德：當然有的。

家英：既然有我能做的工作，我就能夠去。

均德：不過我覺得你的情形有一點不同，雖然有你能做的工作，可是你却應該在後方。

家英（又急了）爲什麼呢？

均德 你沒有必要到前線去，因爲後方也正需要你這樣的工作人員。況且……

家英 況且……我知道，又是前線確實太苦吧？我知道後方也有工作可做的，但是你爲什麼一定要到前線去呢？後方不是也有你的工作嗎？

均德 是的。但是我到前線去，是因爲那兒很需要新聞記者這一類的人，抗戰的將士們很想知道一點後方的情形，並且後方的老百姓也需要多知道一點關於前方英勇的抗戰故事。所以他們要我去，並且……我自己也很願意去。

家英 難道你就不知道我自己也很願意去嗎？

均德（勸慰的）家英！這不是使氣的事情。我希望你明白的想一想吧！你有這樣的一個家庭，你還有父母，你怎麼能夠去呢？他們又怎麼能放你去呢？現在我覺得你最重要的工作，還是趕快把你父親屯來的這件事辦好。你別把他小看啦，這問題真是很嚴重的。家英 是的，這件事我一定要辦的，你放心！可是我也還要參加戰地服務團到前線去！

均德！你雖然知道我有這樣一個家庭，但是你並沒有爲我想到，這個家庭給我的許多精神上的痛苦！你想，我的爸爸做着這樣昧良心的買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的媽媽一天到晚祇曉得爲了保佑自己來拜佛，又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的哥哥嫂嫂，他們懂得的就是醉生夢死的享受。像這樣一個家庭，我老早就痛恨極了，厭惡極了！——

均德（同情的）我了解你！

家英 既然你了解我，你就應該贊成我和你一同走！

均德 不過這究竟是你自己的家庭，雖然他們的行爲都不對，你可以用方法去改變他們的做人觀念，又何必非走不可呢？

家英 但是你要知道，我在這個家庭裏，早已經感到了非常的厭惡。我常常看見報上有許多女同志到前線去的消息，我總是非常的羨慕她們的勇敢，自由！我常常希望我自己也會有那樣的一天！

均德 你的希望也許是非常美麗活潑的，可是到前線去事實上却都很艱難和辛苦的。

家英 這些我都知道。均德！請你放心，我決不是一個祇能說而不能做的人。並且我知道，若是能夠和你一同工作，也許我能做些更重要的事，因為你是常常會給我更大的勇氣的！你別阻止我了吧！讓我去聽一聽那真的機關槍和大砲的響聲，看一看那勇敢的將士們作戰的情形，也不算白做了中華民國的國民！

均德 好吧！祇要你真是下了決心要走，當然誰也阻止不住你的。

家英 （高興的）真的嗎？均德！這樣說來，你已經贊成我去了？

均德 雖然不能說絕對的贊成你走，但是爲了這些緣故，爲了解除你的精神痛苦，你一定要走，我也并不反對。

家英 （欣喜的）那好極了，我真高興！

均德 在我的私心方面說起來，當然我也是高興的，你能夠和我一路走，我們不但很熱鬧，還可以多一個有力的幫手。并且，我感覺到你實在是非常的勇敢，家英！

家英 （感德的）我希望你以後多多的鼓勵我！

小事 情 第三幕

九八

均德 一定的！

（右首的門忽然開了，走進來一個人。穿得一身極漂亮的西服，整整齊齊，紳士的態度；手裏拿着一根手杖，一搖二擺的走過來。忽然見了家英，趕快將帽子取下，露出油光可鑑的頭髮，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禮。）

文俊 （有禮貌的）啊！家英在這裏，你好嗎？

家英 （敷衍的）啊！鮑先生來啦！

文俊 怎麼今天倒有功夫在家裏坐坐？哦！這位是……

家英 （介紹）是徐先生。這位是鮑先生。

文俊 （勉強的）久仰！久仰！

均德 不敢當！不敢當！

文俊 （面現為難）你們在這兒談話，我不打擾啦。我不打擾啦。（欲走又不動）少龍在家嗎？

家英 都出去啦。

文俊 (大爲失望) 都出去啦？什麼時候回來呢？我有點事找他談談！

家英 不知道。也許就快回來了。

文俊 (有了藉口) 好！那我就等他一會吧！(自己坐下) 你們兩位別管我，儘管談話！

均德 (轉身欲走) 我要先去了。家英！希望你早一點準備好，明天我來約你。

家英 好的，我一定準備好了等候你。再見！

均德 再見！(下)

文俊 (目送均德出) 這位朋友是幹什麼事的呀？

家英 他是大聲報館的記者。

文俊 啊！原來是一位文化人！倒失敬啦。

家英 (詫異) 你也崇拜文人嗎？

文俊 當然，當然。每一個文化人的筆頭上寫出來的文章都是非常美麗的，又有誰不崇

拜呢！

家英 哦，你還喜歡唸好的文章嗎？

文俊 我大喜歡啦。家英！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別的嗜好，就是愛美。不論什麼東西，祇要是美麗的，我都愛。我不但喜歡讀美麗的文章，我還喜歡買美麗的東西，我還喜歡採美麗的花，我還喜歡愛美麗的……

家英（不悅）哦？

文俊（陪笑）是的，我實在太愛美啦！家英！你不信吧！你瞧我的一身就是證明；你看我這一套淺咖啡色的西裝，配着這一根硃紅色的領帶，再加上這一塊硃紅色的手帕，插在這個小小的口袋裏，露出了三分之一的角兒，就可以知道我這個人是無處不用必在美觀上的。真的！人生的真理就是美，美就是人生的真理。我們為什麼不將一切都弄得合乎美觀呢？家英！我覺得這些寫文章的人，還是不大懂得美的真理，他們的文章雖然寫得美，可是他們自己的一身却太不美觀了。所以有時候看見了他們本人，反

而會使人失望！

家英 你這真是太注重於外表了。

文俊 不，一點也不是。我覺得外表和內心是同樣重要的。

家英 這就太苛求了。世界上那有那樣兩全的人呀？

文俊 (自信的) 一點也不是苛求，我相信世界上就有，並且我就遇見了的。

家英 (奇怪) 哦！誰呀？

文俊 (故弄玄妙的) 哈！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家英！就是你！就是你！只有你才是世

界上兩全的人，又美麗，又聰明……

家英 (不愉) 鮑先生！我不喜歡聽這樣的恭維話。

文俊 真的，一點也不是恭維你，請你信我說的話，我對你是十二萬分誠意的。家英！

你若不信，可以去問問少龍和麗琳，這句話，我在他們的面前已經不知道說過多少遍
了的。

小事 情 第三幕

1011

家英……

文俊（更進一步）家英！今天趁着沒有別人在這裏，請你接受我的幾句最誠懇的話吧！自從去年夏天，我認識了你以後，我就被你的美麗吸引住了，我的心，我的靈魂，就沒有一刻不迫隨在你的旁邊的。我覺得在這世界上，我最崇拜的，最愛的，也就是你們家裏，伯父，伯母，哥哥，嫂嫂，都對我很好；就只有你，你永遠沒有了解我——爲什麼你永遠對我這樣的冷淡？

家英（起身）請你住口吧！

文俊（追隨在後面）不，家英！你要可憐我一點，我的這些話已經隱藏得太久啦，實在不能再忍下去啦！

家英（走向內室門前）……

文俊（跟在後面）家英！我現在並不向你有什麼要求，也不要你怎麼樣回答我，請你放心！不要躲開我吧！我祇要你能夠知道我的誠意，你能夠原諒我！你能夠了解我！

你能夠讓我永遠的愛着你！（欲跪的姿勢）

家英（被文俊追急了，走到左門邊，倏的溜了進去。）對不起！我走啦！

文俊（撲了一個空，無聊的站起來。滿腔的懊喪，向着門內發怔，自言自語的。）這是怎麼的？你為什麼跪？你怕我嗎？你討厭我嗎？為什麼我會這樣使你討厭呢？（嘆氣）唉！

（右首的門開了，少龍蹣手蹣脚的走到文俊的身旁，麗琳微笑的立在門口。）

少龍（猛拍文俊肩頭）怎麼啦？老鮑！我看你快要得神經病啦！

文俊（陡然驚醒）哦！哦！（回轉身來）原來是你！

少龍（大笑）哈！哈！你們瞧老鮑這個樣子！

麗琳（微笑着走過來）少龍！少開點玩笑吧！（坐下，馬上拿出粉盒來擦粉）密斯脫鮑！你來了多久啦？

文俊（急忙回答）沒有多久，沒有多久！

小事 情 第三幕

104

少龍 (笑諷的) 老鮑！你剛才和誰在談話呀！

文俊 (隱瞞的) 沒有什麼人。

少龍 (故意和他開玩笑) 那就奇怪了，你怎麼一個人自己談起話來啦？剛才我明明白白聽見了你的聲音。

文俊 (囁嚅的) 我：我：

麗琳 (解圍) 密斯脫鮑！你替少龍買的飛機票怎麼樣了？

文俊 (找着了機會) 我就是爲了告訴你這件事來的。手續完全辦好了，明天下午拿錢去買票：後天上午起飛。

少龍 啊呀！這樣快！

文俊 坐飛機就是這樣的，說走就要走！你嫌太快了，是不是又不想走囉？

少龍 我呀！恨不得馬上就要到香港！可是我的錢還沒有拿到手呢！

文俊 那可得起快打主意呀！有什麼要準備的事，也要快點啦。

少龍 嗯！

文俊 我就走啦，明天見吧！（下）

麗琳 老鮑好像不高興。

少龍 （抽着烟）他擡了一鼻子灰，還怎麼能高興？

麗琳 我說一句老實話，你這個好妹妹呀，就是太不懂事啦。像老鮑這樣的人才，又有錢，又漂亮，又會說，又會笑的，他還不喜歡，還要選什麼樣兒的好人呀！

少龍 她就是一付天生的怪脾氣，我們替她耽心也沒有用處。她的志向好像還大得很呢

麗琳 （撇嘴）得了吧！她那個志向我可瞧不順眼。放着現成的小姐不會做，成天的跑
出跑進，不知忙些什麼？真是有福不會享。再說說，一個年紀青的女孩子，臉上粉也
不搽一點，頭髮也不捋一下，衣服也不肯穿一件漂亮點點的，還像個什麼樣子呀？我真
想不到老鮑還會愛上她的，要我是個男人呀，哼！……

少龍 那還不是因為咱們爸爸的面子大，人家願意聯上這門親事。

麗琳（同意的）這倒還有點道理。

少龍（得意的）我聽說這兩天的米價漲得更高了，爸爸的生意大約又可以賺上一票。

麗琳 是呀！你應該趁這個機會多要幾個錢。

少龍 噫！那還用說麼！這一回我到香港去，要多拿幾個錢用用，是最正大光明沒有
噉。

麗琳 可是你得記住，到了香港，第一件事是替我買手錶、鑽戒、大衣、皮鞋。第二是
……

少龍 第二件是衣料、絲襪、胭脂、口紅。第三才輪到我自己做幾套西服。對不對？我
全記住啦。少奶奶！還有什麼忘了的嗎？

麗琳 哼！你若是忘了一樣，回來可得小心一點。

少龍 當然的，一樣也少不了！若是錢有多，也許還可以帶點你想不到的好東西回來呢

麗琳 (滿意) 那可更好啦！

(張耀龍從外面走了進來，劉貴跟隨在後面。)

少龍 (一同起立) 爸爸回來了！

耀龍 嗯(坐下) 劉貴！剛才有人來過嗎？

劉貴 沒有。老爺！

耀龍 店裏的王先生有電話來過嗎？

劉貴 也沒有。老爺！

耀龍 哦！哦！去泡一杯龍井來！濃一點！

劉貴 是！(下)

少龍 (遞過香烟) 爸爸您抽枝烟吧

耀龍 嗯！(接烟)

小 事 情

小事 情 第三幕

108

少龍 (點火) 爸爸！我後天就要動身啦。

繼龍 今天鮑文俊來過了嗎？

少龍 是他來告訴我的，飛機票也定好啦，明天要去付錢呢！

繼龍 哦！這孩子做事情倒還靠得住。

少龍 剛才老鮑說，這一去恐怕要多帶幾個錢才行。因為現在有許多人從香港販貨走私

進來，聽說很賺錢，老鮑打算和我也來這樣做一趟買賣。

繼龍 他看穩了嗎？

少龍 他有八九成把握。

繼龍 (沉思) 嗯！差不多！

少龍 (趁機) 爸爸！你先拿十萬塊錢給我做本錢好嗎？

繼龍 (驚訝) 你想帶這樣多錢去？

少龍 老鮑說，起碼要這樣多，本錢少了不夠周轉的。

麗琳（附合着）是呀！本錢放得大，利錢才賺得多呢！

麗龍（沉吟）明天找鮑文俊來，我再和他談一下吧！

少龍 不過我明天要拿錢去買飛機票的。

麗龍 好吧！今天我先給你兩千塊錢去買票。（懷中拿出支票簿，簽了一張支票給少龍）

少龍（接過支票）您明天叫老鮑什麼時候來呀？

麗龍（想了想）下午三四點鐘吧！家英呢？麗琳！你去叫她出來。

麗琳 噫。（由左門入內）

麗龍 少龍！你覺得鮑文俊這人怎麼樣？

少龍 很難幹。爸爸！您是不是有意想要拿家英許給他？

麗龍 不錯，你猜對啦。假如這門親事能成功，將來對於我們的買賣上倒是添了一個好

幫手。

小 事 情 第三幕

110

少龍 您不知道老鮑挺喜歡家英的。

耀龍 (高興的) 那就更好啦。

少龍 可是家英並不喜歡他！

耀龍 (不高興的) 胡鬧，胡鬧，女孩子家的，婚姻大事那能由她自己做主。

(劉貴送茶上)

劉貴 (送茶) 老爺！茶來啦，您還要什麼嗎？

耀龍 沒有什麼。

(劉貴由右門下。耀龍喝茶。家英由內室門上。)

家英 爸爸！您叫我嗎？

耀龍 嗯！這幾天您在外面幹些什麼事？

家英 我天天上學去唸書，沒有幹什麼。

耀龍 可是有人告訴我，你天天在開什麼會。

英 那是同學們邀我去的。

耀龍 女孩子應該好好的讀書，不要去參加什麼活動。我頂不喜歡那個樣子啦。

家英 ……

耀龍 並且一個女孩子成天和些男人們混在一起，也不像樣子。我覺得你的年紀也不小啦，還不如早點把婚事定妥啦，也省掉我的一樁心事。

家英 (吃驚) 啊？

耀龍 我已經對你的媽說過啦，我打算將你許給鮑文俊，這門親是最合式的。

家英 爸爸！不能！

耀龍 爲什麼不能？做長輩的看人決沒有錯的。這一次鮑文俊到香港去了回來，你們就訂婚吧。

家英 (着急) 您不能去拿我的婚姻當兒戲啦。我不願意。

耀龍 (不悅) 你不願意？

小 事 情

小事 情 第三幕

一一三

家英 我不喜歡這個人。

耀龍 你不喜歡他？

家英 是的。

耀龍 他又精明，又能幹，人又長得好，又會賺錢，還有什麼不好的？

家英 他沒有學問，不懂得什麼。

耀龍 祇要會賺錢就是有學問，你瞧現在有多少有學問的人都餓飯呢！

家英 爸爸！您實在是太看重錢啦。

耀龍 我不看重錢，你們大家穿衣吃飯享福，是那裏來的？

少龍 （在旁奉承着）是啊！爸爸這點錢來給我們用，這真不是容易的呢！

家英 我知道，爸爸的錢是怎麼樣賺來的。

耀龍 （着急）你知道什麼？

家英 （嚴謹的態度）爸爸！今天本來我就要向您說幾句話的，我知道您現在屯了很多

的米，在等着大價錢出賣。

耀龍（一驚）你從那裏聽來的？

家英（外面已經有許多人聲在說着）。

耀龍（分辯）沒有的事，那是人家造的謠言。

家英（一點也不疑謠言，我已經知道得很清楚，您現在最少屯了五千多石米……）

耀龍（連忙的）胡說！胡說！

少龍（家英！你這是那裏來的消息呀？

家英（您不用瞞我，我知道，東門外祥和堆棧，有二千五百担，慶莊有三千担，還有……）

耀龍（聽不下去了）夠了！夠了！（嚴厲的）我問你！你這是從那裏打聽來的？

家英（現在有很多人卻知道這啦，說這幾天米價飛漲，就是因為他和那些人屯米的緣故。

少龍（糊塗的）家英！你管得太多啦。

耀龍 沒有的話，這個與我無關！

家英 他們都說這是屯積居奇，查出來了要處罪的。

耀龍 （惱羞成怒）胡說！你從那裏聽來的話？跑到我面前來亂說？

少龍 別說啦！別說啦！爸爸生氣啦！

家英 （懇求的）爸爸！請您不要生氣，再聽我說幾句話，好嗎？

耀龍 （生氣）你說！你還有什麼說的？

家英 現在在外面因為米價太高的緣故，已經餓死了很多人，許多窮苦的人都在鬧着米荒，假如米價不能平下來，將來一定還有更嚴重的問題發生。現在我們正在抗戰時期，如果因為米價的緣故，影響到後方的安甯，前方將士們一定也不能安心作戰的。這樣看來，這個問題實在是非常嚴重的。這是對於國家方面說的。至於您自身方面……

耀龍 哦？

家英 如果有人向政府告發了您屯積的米，是一定會有罪過的，並且在目前這個時期，我

們對於良心和道德方面講，也……

耀龍（厭煩的）如果有人告發，那一定是你！

家英（恐懼的）我決不會。

耀龍（斥責的）那末！你現在來向我說了這樣一大套幹什麼？

家英 我不過是希望您能夠明白。

耀龍 我不明白，你倒明白！世界上那有女兒管教爸爸的？

家英 爸爸！我決沒有管教您的意思。

少龍 家英！你不可以少說幾句嗎？

家英 哥哥！我希望你也幫我勸勸爸爸！

少龍（躲避的）我？

耀龍 少龍不像你這樣胡塗，你不想想你自己是從那裏來的？

家英 不論您怎樣的責備我，我祇是希望您能夠明白。

耀龍（使氣的）我就不明白。

家英（懇切的）爸爸！希望修能夠想明白了利害關係，早點把米拿出來賣，廉價的賣，讓市面的米價能低落下來，讓窮人們也有飯吃。

耀龍（更急了）你要我把米廉價出賣？

家英 是的！

耀龍（真是笑話啦，你懂得什麼？廉價賣出去，我會貼本，吃虧。

家英 祇有那樣辦，才有辦法平這米潮。爸爸！我希望您能夠這樣做。

耀龍 不行，不行。你簡直是在說瘋話。

家英（爸爸！我比您清楚得多，您若不這樣做，恐怕危險就快來了，圖那個時候身敗名裂，後悔也來不及啦。

耀龍（大怒）豈有此理！你這簡直是威嚇我，不成話！（顧手拿起真上一個花瓶，向地上使勁一扔）我不准你再開口！從明天起，不准再上學去，什麼人也不准來看你。

好！好！原來你在學校裏學的就是這一套，跑回家來革你老子的命！（氣呼呼的，來回走着）這還了得！這還了得！現在這些學校裏的教育是個什麼東西？教育出來的孩子不認得自己的父親。真該死！真該死！這些老師們都該打屁股！

（長嘆）亂纒的從裏面跑出來，麗珍隨在後面。兩人的形色都有點倉皇，因為她一捧東西的聲音。走出來以後，又看見麗龍氣咻咻的神情，嚇得更不敢作一聲。站在一旁站着。倒是麗龍看見張太太來了，好像更抓住了一個團圓氣的人。）

（向張太太發脾氣）你瞧，你瞧，你一天到晚在家裏幹些什麼事？連個女兒都不會管！

太太（戰戰兢兢的）什麼事呀？

龍（眼睛一瞪）問你自己營教的好女兒！

太太（小心的向着家英）究竟爲了什麼事呀？

英（我勸爸爸不要屯米。）

小 學 情

小事 情 第三幕

一一八

太太（不懂）屯米有什麼關係？

此 是呀！我屯米與她有什麼關係？

媽！您不懂，屯米就是居奇，米價漲得太高了，害死了許多人！

太太 孩子！這又關你什麼事呀？

此 是呀！你問她，關她什麼事？

這是關係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事，我們大家都有責任的。

糊裏糊塗的）你爸爸幹的是米生意，他不屯米，又幹什麼呀？

！
替

家英 因為做米生意，才更不應該屯米。

耀龍 你問她，你問她，她居然管教我來啦！

張太太（勸解）得啦，得啦，一點點小事情，不要惹你爸爸生氣啦。走過來向你爸爸

陪個禮，不就行了嗎？

家英 爸爸！請您不要生氣，我實在沒有別的心思。希望您千萬想想明白，各方面的利害關係都很嚴重的，這決不是一點點小事情。

耀龍 你還要說？

少龍 別說了吧！

張太太 家英！聽聽我的話，別說了啊！

家英 媽！您是吃齋唸佛的人，當然您知道怎麼樣救人的命。現在爸爸若肯拿米出來賣，把市面的人工造米荒問題解決了，不但救活了許多人，同時還對於國家有益處。

張太太 啊！（恍然大悟的）原來你勸你爸爸做好事啊！

耀龍（負氣的）是的！她勸我做好事，救別人的命。你相信她的話嗎？她叫你不要用錢，不要吃飯，不要穿衣服，你都相信嗎？你能辦得到嗎？

張太太 啊呀！家英，虧你想得出來的！

家英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家裏現在並不是沒有錢，這一次的米如果不賺錢，我們也不會餓死的。

耀龍 家裏有錢，又和你有什麼過意不去的地方？

家英 爸爸！有許多錢是可以正大光明去取來的，但是這個錢確是不應該賺的。您應該爲着自身的利害着想。政府已經在調查啦……

耀龍 （冷笑）政府！

家英 難道您覺得政府都沒有辦法嗎？

耀龍 您祇能管得住那些老百姓……

家英 我知道您有王師長做後盾，但是政府既然有了嚴厲的命令，我想這些惡勢力也不見得有辦法。我們既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們就應該遵從政府的命令！如果您現在能夠拿米出來賤價出賣，不但救活了許多沒有飯吃的人，自己良心也過意得去，而且政府還會給您很大的獎勵！爸爸！（跪下哀求的）您答應了我吧！您答應我去救那些

人吧！（感動而至泣下）可憐那些窮人，他們都快餓死啦！

耀龍（堅決的）不行，不行，我不能那樣幹。

家英（良懇的）能夠，能夠，祇要你肯答應。

耀龍（生氣）豈有此理！簡直是發瘋！這是和誰學的？（向張太太）你幫我管着她，下同再有這樣的事我就問着你。

張太太（恐懼的）家英！看在我的面上，少說幾句吧！你不瞧你爸爸生氣了嗎？

家英（起立）我是爲正義而說話的。

耀龍（暴跳着）你還說你是爲正義，你不認識父親，你這是正義嗎？替我滾出去！

家英
……

張太太（嚇慰耀龍）不要生氣啦，是家英不好，讓我來管她，這一次饒了她吧！

少說 爸爸！別生氣，家英不懂事。

麗琳 爸爸！別生氣，何苦爲着這點事氣壞了自己的身體呢！

小 事 情

……

家英 哥哥！你如果是懂事的，我希望你幫着我勸爸爸！

少龍 這怎麼能夠？你根本在那裏說夢話！你知道米價一出一進相差很多呢！

張太太 是呀！少龍懂得。

麗琳 銀錢的事是不能開玩笑的啊！我們天天都在指望着爸爸發大財呢！怎麼能夠教爸

爸去做貼本的生意呢？

家英 你們真是太自私啦，只懂得有錢的好處，只懂得自己的享受！

麗琳 啐！爸爸賺的錢難道說你就沒有用過嗎？我享受了些什麼呀？一天到晚的躲在這

鬼後方，吃也沒有好的，玩也沒有好的，穿也沒有好的，一天到晚也得提心吊胆的躲

警報，苦也苦死啦，這也算享受嗎？

張太太（同感）真的，躲起警報來真苦死人！

家英 能夠有這樣，就算是享受啦。你還覺得苦嗎？囑避時期像這樣的後方生活，也可

以影響到前方將士抗戰的勇氣啦。

麗琳（負氣）我不苦！我不該說苦！你瞧瞧那些住洋房，坐汽車，用抽水馬桶的人，比我們舒服多少？既然是國難時期，大家享福也應該平等呀！

家英 那些都是社會上的蠹虫，我們不要去學他們。

少龍 像你這樣就對嗎？

張太太（解圍）得啦，大家說的話都有理，大家都不用吵啦。

家英 我自己知道我的行為並沒有對不住國家的地方。

少龍 我們也都對得住國家呀！

家英 哼，你就對不住國家，受了大學教育，整天一點工作都不做，吃現成的，玩現成的，只希望爸爸發財好給你使用，這樣的人，國家要他有什麼用？

少龍（生氣）你說我沒有用，我馬上就要去做事了，你瞧着，等我賺了錢回來給你看

家英 又是賺錢，做生意！

少龍 不做生意賺錢又怎麼樣，這就是我唯一的工作。

張太太 得啦，得啦，大家少說一句吧！

(劉貴引王恩甫由右門上)

劉貴 老爺！王先生來啦。

恩甫 (隨在劉貴後面) 耀翁，大事不好了，快點想辦法！

(大家都吃了一驚，靜默下來)

耀龍 (驚駭的) 什麼事？

恩甫 (氣急的) 風聲緊張！風聲緊張！

耀龍 (急忙的) 怎麼樣？

恩甫 外面風聲緊張，趕快想辦法！

耀龍 (驚駭的) 你們大家都到裏面去！

(張太太，家英，少龍夫婦都由左門下，劉貴由右門下。餘下的祇是耀龍和恩甫)

二人

耀龍（趨前急問）怎麼樣？什麼消息？

恩甫 外面查得很緊，據說我們屯的米已經有人向政府報告啦。

耀龍 真的？這怎麼辦？

恩甫 聽說這回政府的命令執行得非常嚴厲。

耀龍（忙問）你說怎麼辦？

恩甫（沉吟）爲今之計，恐怕只有馬上打電話給王師長，請他幫忙。

耀龍 不錯，不錯。

恩甫（連忙奔向電話機旁，取耳筒在手。）喂！喂！我要六百五十號……你是那裏？

……哦，你是王公館……請王師長聽電話……我是張公館！

耀龍（走過去接過耳筒）喂！你是二哥嗎？……我是耀龍。……我有點要緊事找你……

……聽說外面查米的風聲緊得很……聽說已經有人告密啦……希望你幫幫忙……想想辦

小事情

二二五

小事 情 第三幕

一二六

法。……哦！有辦法那就好極啦，好……好……好……多謝！多謝！

（放下耳筒）王師長說不要緊，第一他有兵在那裏保護，第二他有熟人可以去說說人情。第三他担保政府決計不會那樣嚴厲的，叫我們放心！

恩甫 那就好極啦！謝天謝地！耀翁！這一重難關過去了，再等三天，你又可以進財一百五十萬！

耀龍 （笑容滿面的）一百五十萬！

恩甫 （諂媚的）恭喜發財！

（幕下）

第四幕

時間 第三幕的翌日下午二時。

地點 張家的會客廳。

景 同第一幕。天氣很明朗。午飯後一個很寂靜的時候。（開幕時，家英穿了一身草綠色的軍服，正對着穿衣鏡得意的照着呢；同時嘴裏隨意的哼着幾聲抗戰的歌調。前面，背後，都照過了，一會兒整理着衣角，一會兒將腰帶束束緊；忽然的，對着鏡子行了一個敬禮。她回過頭來了，面上顯着掩飾不住的興奮和喜悅，新的希望，新的憧憬，在她的眼前炫耀着，使她忘記了四週的一切阻礙，一心在等候着理想的到來。）

家英（性急的）小云！小云！你怎麼還不來呀？

小云（在內室答應）嚶！我就來啦。

小事情

小事 情 第四幕

二二八

家英 快點出來呀，現在有幾點鐘啦？

小云 （由內室上）幾兩點鐘呢，小姐你幹嗎這樣心急呀？徐先生不是說三點鐘纔來嗎？

家英 嗯，是的；我着急，好像今天的日子過得特別慢！

小云 那是你自己心裏情記着，所以覺得慢啦。小姐，我倒願意時間過得慢一點。

家英 （奇怪）爲什麼？

小云 讓我和你說一會兒話呀！

家英 小云，你怎麼這樣傻？

小云 （感情的）真的，小姐，想到一會兒你就要走啦，我心裏難受的。

家英 （安慰的）別難受啦，也許不久我還會回來的。

小云 （又高興了）真的嗎？小姐！你要去多久就回來？

家英 不一定，也許幾個月，也許一年，也許幾年，看事情辦得怎麼樣；也許過一陣回

奈一趟再去。

小云：我希望你早些回來；小姐，要是下次你再到前線去的時候，我也可以去啦。

家英：那是甚麼緣故？

小云：你不是說我現在不能去，因為年紀太小，書又讀得太少嗎？我想下次你再去的時候，我一定比現在能幹多啦，那不是就能去了嗎？

家英：哦，是的，也許下次你能和我一同去啦。小云，記住我走了以後，你還要天天讀

書啊。

小云：你放心，我一定用心讀書。小姐，你到前線，能不能寫信給我？

家英：大概可以的，只要有工夫，一定寫信給你。

小云：你寫信的時候，可以告訴我一點關於前線的有趣的故事啊！

家英：（心不在焉的）一定的。（傾耳聽）你聽，是不是有人來啦？

小云：（也傾耳聽着）沒有，沒有，還是你心裏惦記着。

小 事 情

一二九

家英（失望）怎麼還不來呢？（不安的神情在屋子裏來回的走着。忽然拿起桌上的一頂軍帽，走到鏡子的前面，戴在頭上，回轉身來對着小云。）小云，你瞧我這樣兒好不好？

小云（讚美的）好極啦，小姐？你真好看，是不是到前線去的人都要穿這樣的衣服？家英 是的，穿這樣的衣服做起事來方便些，並且這是保護色，在前線是常常要躲避空襲和敵人的射擊的。

小云（熱心的）前線真是挺怕人的，小姐？您自己可得要小心點兒。

家英 不要緊的，這些個我全不怕。我祇要和他們在一塊兒工作，實際的參加了抗戰工作，我的勇氣就大啦。什麼也不怕。

小云（羨慕的）小姐，您的胆子真大啊！（忽然想起，高興的）對啦，前回不是您跟我說過嗎？凡是能到前線去的人就是英雄，您現在也到前線去啦，您不也是英雄了嗎？哈哈……

家英（高興的）小云，小云，別那樣的胡扯，（糾正她）我沒有對你這樣說啊，我說的是那些真正打仗的人；我們去做的不過是政治工作，算不了……

（突然張耀龍從外面走了進來，出現在門口。）

耀龍（聲色俱厲的）什麼政治工作？又在胡說八道了！

（家英與小云驟然一驚，大家都停止了動作，呆立在一旁。家英輕輕的取下軍帽拿在手裏。張耀龍移動着矮胖的身體，大搖大擺的走到了台中間，向着家英的週身上下看了一眼。）

耀龍（生氣）你……你……你這是算甚麼樣兒？打扮得這個怪樣兒，這成何體統，這成何體統？（越想越生氣）滿嘴裏的政治啊，抗戰啊；我花錢教你唸書，你淨學些這一個。

家英……

耀龍（更氣）說，你快說，這是算什麼樣兒？你打算去幹什麼？

小事 情 第四幕

1311

家英

耀龍：（瞧着不順眼）還不快點兒替我去換掉！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這樣是你做女

孩子該幹的事情嗎？你媽成天在家裏幹些什麼？連這點事都管不住。小云，去把太太請出來，我倒要問問她！

小云：是——（由左門入內）

家英：爸爸，您不用去抱怨媽，媽不知道，這是我自己幹的。

耀龍：（氣上加氣）好！你的胆子真不小，還敢回嘴，你跟我說，你幹些什麼？老老實實的說出來！

家英：（堅定的）沒有什麼，我要到前綫去工作。

耀龍：（氣極）什麼？你要到前綫去工作？哼！這纔是笑話嘞，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女

孩子們也要到前綫去工作的。

家英：現在這樣的事多得很。

耀龍 誰說的？你跟我老老實實說出來，這些話都是誰教你的？在學校裏唸書，不應該學出這個樣子來。

家英 爸爸！這正是學校裏唸書學到的。

耀龍 好！學校裏教你去當兵嗎？教你去打仗嗎？教你放着現成的小姐不做，教你去和那些野男人混在一塊嗎？這樣的學校，不准再去上學。

家英 不管你准不准，反正我也不去了，今天下午我就要和戰地服務團一同到前線去。

耀龍（大怒）好，你敢！我花了許多錢養大了你，學會的就是這一套。一天天越不成話了，真是豈有此理！我不准你去！

家英 你不能說這樣的話，我是去為國家服務的，為抗戰工作的，誰也沒有法子阻止我！

耀龍 我能夠，你是我的女兒，你是我養大的。我說不准去，就不准去。

家英（強硬的）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不是您的私產。

小事 情 第四幕

三三四

耀龍 (氣極) 你給我滾！你若是走出了大門，我馬上登報聲明和你脫離父女關係。

(小云扶着張太太，急急忙忙的從內室裏面走出來。)

張太太 (神色倉皇) 怎麼啦？

耀龍 (氣更上來) 怎麼啦，你問你的女兒，你管教得好。

張太太 (賠小心的) 別生氣啦，有話好好的說呀，家英又衝撞了你，讓我慢慢的教訓她就是啦。

耀龍 是啦，是啦，你去教訓她，我看再讓你慢慢的教訓下去，簡直不成個人啦。我不知道你每天在家裏幹些什麼？連個女兒都不會管，真是氣死我啦！

張太太 (轉問家英) 你怎麼啦？昨天的鬧彊扭還不夠嗎？昨晚你害我胃氣痛了一晚。怎麼今天又來惹你的爸爸生氣？我早就向你說過的，看在我這個病人身上，體貼我一點吧！聽話一點吧！去向爸爸賠個不是吧！(忽然看見了) 怎麼啦？你這樣兒幹嗎呀？

家英 我要到前線去工作，我馬上就要走。

張太太（奇怪）這是甚麼話呀？家英，你別太孩子氣啦，到前綫去不是隨口說着玩的。

家英 媽！真的，一點也不是說着玩的。

耀龍（生氣）你聽，你聽，這是甚麼話？

張太太（勸解的）好孩子，別那樣死心眼兒吧！你是一個姑娘家，怎麼能上前綫去呀

？這纔是做夢呢！前綫是多麼怕人的地方啊，快別亂說啦，快去向爸爸賠個不是吧。

家英 我並沒有得罪爸爸，是他自己生氣。

耀龍 哼，好一個「目無尊長」。

張太太 那末，你說一聲不去啦，不就行了嗎？

家英（倔強的）我憑什麼不去啦？我是爲着國家服務去的。我做的事沒有半點對不住

國家的，誰也不能阻止我！

耀龍（大怒）什麼？你說什麼？你說誰對不住國家？你這不孝的東西，想想看！你吃

的飯，穿的衣，用的錢，你有這樣舒服的日子；是誰給你的？我成天在外面辛辛苦苦的賺錢來給你享福，你反倒瞧着不順眼，閉口閉口的來管教我！

家英（爸爸，您不提倒也罷啦。您既然自己提起啦，我倒要請您再摸着良心想一想，究竟我的話對不對？雖然是做買賣，也要對得住自己的良心。您肯聽從我昨天的勸告嗎？

耀龍（斥責）胡說，你懂得甚麼？

家英 爸爸，我現在是一定要走啦，希望您再仔細的想想，這件事不但對於國家有害，對於您自身也有很大的危險咧！并且，我們現在已經過得很舒服啦，還要賺那樣多錢來幹什麼？也不過是讓哥哥嫂嫂們多花幾個罷啦，那又何苦呢？

耀龍 不要你管，不要你管，你要走就趕快走！等你走了，我馬上登報，不管怎麼樣，從此以後不要再來見我！

張太太（着急）這真是怎麼的？菩薩保佑保佑吧！家英，快不要多說啦。

（一陣急促的皮鞋脚步聲，從外面走進來了少龍和麗琳，興緻冲冲的衝進屋子裏

來。

少龍（高興的）呀，怎麼這樣熱鬧，一家人全都在這兒！

麗琳（嬌滴滴的）啊呀，走得這樣快，我真累死啦。

張太太（如獲救星）阿彌陀佛，少龍，你來得正好，趕快來勸家英吧。

少龍 甚麼事呀？

麗琳 你自己去問她！

少龍 妹妹，你怎麼啦？打扮得這個樣子不是要去演戲呀？

家英（不耐煩的）算了吧，你不用再來問我啦，誰也不要來管我的事，根本你們也不

會明白我的。

麗琳 哼！就祇有你一個人明白。

少龍 爸爸，別生氣啦，我陪您到書房裏去坐坐，喝杯茶，抽枝烟，休息一會兒再說吧。

！家英鬧孩子脾氣，讓媽和麗琳勸勸她就行啦。

小 事 情

三三七

小事 情 第四幕

一三八

(耀龍父子入內室)

張太太 家英，你今天算什麼，鬧這樣大的脾氣？你也要想想啊，究竟是你的爸爸呢，他的年紀也不小啦，成天的在外面忙着，也夠辛苦的了，還不是爲着這一家人的生活？做兒女的也得體貼一點父母的心思，聽話一點才對。好孩子，別再使你爸爸生氣了吧！

麗琳 (二面照着鏡子搽着粉) 是呀，你有什麼事情，儘管向媽說說就行啦，何必一定要去告訴爸爸呢！

家英 向媽說也是這樣，向爸爸說也是這樣，反正不論行不行，我已經決定了。

張太太 好孩子，別這樣整扭吧！拿自己的性命去和人賭氣，可真犯不着啊，我每天求神拜佛的，還不是爲着保佑一家人沒災沒病的，和和順順的，你怎麼倒要揀着那種殺人的地方去跑呢？

家英 媽，我真對不起您，爸爸要怪您，向您發脾氣，我也顧不得啦。

張太太 好孩子，做不得呀，真的做不得呀！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顯靈吧，這個孩子

入了魔啦！

麗琳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我還沒有弄明白呢？

張太太 還不是因為家英說什麼要到前線去。

麗琳 啊呀，可了不得，是真的嗎？我以為爲你穿了這套軍裝是預備去演戲的呢！前線怎麼去得呀！聽說比這裏還要苦得多，并且餓得餓死，我想起來就駭怕啦。怎麼虧你想得出呢？得了吧，還是在家裏穿穿軍裝玩玩吧，何必一定要認真的跑到前線去活受苦呢！我看，你若去了，一定是受不了的，馬上就得回來。

家英 那是你，不是我；中國人要全都像這樣怕吃苦，只會享福，就祇有亡國。

麗琳（不高興）怎麼啦？我是好心好意的勸你，你這樣惹得爸爸生氣，對於自己有甚麼好處呢？

家英 是啊，大家知道的就祇有自己的好處，你們再要這樣自私自利，危險就在眼前啦。

小事 憤 第四幕

一四〇

麗琳（賭氣了）我不同你說啦，讓你去整扭吧！小云，去替我倒杯茶來，拿枝煙來。

（自言自語的坐下）今天的一頓午飯吃了三個鐘頭，牌也沒有打得成，人倒累死啦。

小云 是。（由左門進去）

張太太（着急）這怎麼辦呢？這怎麼辦呢？（少龍由內室出來）少龍，你來得正好，

你來和家英說說吧。

少龍 嗯，我都知道啦，妹妹，你當真要到前線去嗎？怎麼樣去呀？和誰一塊兒去呢？

家英 和戰地服務團一起去，今天下午四點鐘就出發。

少龍（故意吃一驚）嚙，怎麼這樣快呀？你想清楚了沒有？前線可是夠苦的啊，別到

了那裏又後悔。其實你要愛國，在校方不也是一樣的嗎？何必一定要到前綫去呢？

家英 後方的人心都快死啦，我在這裏感覺到空氣非常的沉悶，我要和那些有血性真愛

國的人一同工作。

少龍 那末，還有些什麼人去？徐均德呢？

家英 也去。

（小云捧烟茶上，遞與麗琳與她點火。）

少龍 （自信的）怪不得，我準知道有他，這就對啦。

家英 （生氣的）你這是甚麼意思？我的走和徐均德是沒有一點關係的。就是他不走，我也要走的。老實說，我在家裏再多等一天，祇有使我心裏憤恨的火焰更滋長一天！我常常痛恨我自己的能力不夠，不能勸醒你們；所以我一定要脫離這個環境，我要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刻苦的磨鍊我自己，讓我成爲一個有用的人，讓我爲國家社會作一點真正有勁的事情……

（右面的大門打開了，劉貴走了進來。）

劉貴 小姐，外有一位徐先生來會您。

家英 趕快請他進來。

劉貴 是。（由右門下）

小事 情 第四幕

一四三

麗琳 (咕嚕的) 是不是那個穿着一身灰布衣服那個人呀？

張太太 什麼人？

少龍 就是徐均德，祇要他說一聲不去啦，大概這件事就可以完啦。

張太太 (驚喜) 真的嗎？那才是救命王菩薩到了，趕快去請他進來呀。

少龍 是。

(均德從大門外面走進來了，滿面愉快的神情；也穿着一身草綠色軍服，看見了

大家脫帽行禮。)

家英 時候快到了吧？均德。

均德 (微笑着) 差不多啦，四點鐘在體育場集合。

少龍 均德，你也到前綫去嗎？

均德 是的，我也去。

少龍 可是剛才家父大發脾氣，不准家英去。我想她恐怕去不成了。希望你也能幫着勸

勸她不要去啦。

家英（連忙岔入）誰也不論阻止我，除掉現在抗戰已經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我纔可以不去。

均德 家英，既然你的家庭不贊成，你又何必這樣堅持呢？

張太太 家英，你看徐先生都說你可以不去了。

少龍 是呀，均德也勸你不必堅持要去。

家英 不論誰勸我都不中用，我已經決定了要走的。這後方的人心都像死了一般的沉靜，我如果還留在這裏，也祇有看着他們一天天的向着毀滅的路上走去。既然我沒有這個能力挽救他們，我就祇有自己離開這裏。

均德 你這樣做，豈不是會使你的父母感到很傷心？

家英 難道你不知道，他們使我感到的是更傷心？

少龍 家英，你這句話未免有點過份罷？

小事 情 第四幕

一四四

家英 一點也不。

少龍 這樣說來你是非去不可啦？

家英 是的。

均德（勸解的）你們兩位別再發生其他的誤會了。家英實在是因爲太愛國了，在女界裏面，眞是不可多得的先進。並且在府上這樣的環境裏面長成的，更是不容易。我希望諸位能讓她完成她的志願吧。

少龍（不滿意的）什麼？你還是贊成她去？

均德 是的，我贊成她去。因爲前方非常需要這樣勇敢有用的人，我希望你們不要因爲私人的感情使得國家損失一員幹才。

張太太（忍不住）怎麼？徐先生！你既然是家英的朋友，你怎麼會願意讓她到前線去送死呢？她的爸爸已經大發脾氣了，如果她眞走了，一定會登報趕出她的。你想想看，家英從小就沒有離開過我的身邊，她怎麼能夠受得了那樣的苦？若是她的爸爸不給

她錢用，她可就不知道要苦到什麼樣兒呢？你不能成心的看着我們一家人拆散呀！我只有這樣一個女孩子，家英再有個三長兩短的，我這條老命也就差不多啦。（哀求）徐先生，你行個好事吧！幫我勸勸她別去啦，行善會有好報的啊！明兒我整天的唸經求菩薩保佑你打勝仗。

家英（倔強的）媽，您還是不要說啦，誰勸我也不中用。

均德（安慰的）張老太太您別着急，家英到前綫去，並不是去打仗；我個做的是宣傳工作，沒有多少危險的。您放心，一定包在我身上，過了些日子還是好好的回來。

張太太（失望的）依你這樣說起來，家英是非去不可了？天呀！我也不知是那一辈子的孽，生了這樣一個報應女兒？（哭泣起來）

（玲……玲……玲……電話響了）

小云（接電話）喂，那裏？我是張公館……啊，你是盛大米行……你是王先生，王恩甫先生？……哦……有要緊事……哦……請老爺聽電話……就來，就來，請您等一等……

小事 情 第四幕

一四六

（小雲放下電話，匆忙的由左門入內。大家被這一陣突如其來的緊張空氣，轉變了剛才的僵局；彼此保持着沉默，靜候那未來的發展。不久，張耀龍匆忙的由內室上，非常性急的神氣去聽電話。小云仍隨在後面。）

耀龍（拿起聽筒）喂，你是恩甫嗎？哦，哦……我是耀龍，有什麼事？……怎麼？

……怎麼？……東門外的倉庫給人搶啦？……差不多都搶光啦？糟糕！糟糕！……什麼

？一二十人？……那裏來的？……哦，看守的人開鎗啦……很好，還抓住兩個頭兒……

……已經送到警備司令部去囉……那更好啦……怎麼？……還有什麼不行？……屯米給

搶光啦，還要查辦……沒有那樣認真吧？什麼？……認真的要查辦……真是豈有此理

！……好的，好的，我馬上打電話給王師長……（放下聽筒，嘆了一口氣，又拿起聽

筒來。）喂，六百五十號……你是那裏？哦，王公館……請王師長聽電話……我是盛

大米行的張耀龍……什麼？王師長不在家？下鄉去啦，……昨天還在家的……哦，今

大早上走的……到那裏去啦？……你不知道？……爲什麼那樣快？……怎麼？王師長

也因為聽見了風聲不好纔走開的？……什麼？王師長屯的米也會有人告發？啊呀！那怎麼辦？……（使勁的將聽筒向電話上一擱。搓着手，在台上來回的走着。）怎麼辦？這一下損失不小，還要查辦！真倒霉！真倒霉！

少龍（小心的）爸爸，怎麼樣啦？有甚麼不好的消息？

耀龍（着急）不得了，不得了，東門外的三千石米都給人搶光啦，我要破產啦！（倒在椅子上，非常頹喪）完了，完了！

少龍（驚呆的）破產！

麗琳（也着急起來）怎麼破產？

張太太（就心的趕快走過去）怎麼啦？又遇着甚麼事啦？小云，快去倒杯開水來，打一個手巾把子來。

小云 是，（忙由左門入內）

耀龍（憂愁的）這是怎樣一回事？青天白日怎麼會有那樣大胆的人來搶米？簡直是沒

有王法啦。

均德 那是因爲這幾天米價漲得太高的緣故，窮人買不起，又不能餓着肚子不吃飯，所以就祇有動武力啦。俗話說：「人急吊樑，狗急跳牆。」一點也不錯。

（小云上，和張太太二人忙着伺候耀龍。）

少龍 難道說他們搶米就不犯法嗎？

均德 當然犯法的，搶米的人被抓着了一樣的也要鎗斃。可是人在餓急了的時候，也就挺而走險顧不了甚麼啦。現在這問題的重要原因還是因爲奸商們的屯米居奇，操縱市價纔發生的，所以根本的補救方法，還是要奸商們能夠發出良心來……

耀龍（忽然聽到）這是誰？在這裏信口胡說的？什麼奸商不好商？

少龍 爸爸，這是家英的一個朋友。

耀龍（站起來）哦！（向均德）你到我家裏來幹什麼事的？

少龍（代答）他是來接家英一同到前線去的。

耀龍（生氣）哦！原來家英這一套都是從你那兒學來的。你的胆子可真不小，你教她在家裏鬧革命，管教我，你引誘她脫離家庭，引誘她到前線去打什麼仗，你還敢到我家裏來接她。

均德 張老先生，請你放明白一點，我決沒有半點意思教會家英在家裏鬧革命，並且我也沒有引誘她。今天她要到前線去，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

耀龍 我的女兒本來是好好的在學校裏唸書，自從認識了你纔變到這個樣子的。你還說你沒有關係。今天她正在這裏鬧着要到前線去，你就跑來接她，你還說你沒有關係。你要怎麼樣纔算有關係？並且你還在這裏胡說八道的亂罵人，我就可以把你抓起來，送到警察局裏去。

均德 我？

張太太 對呀，剛才他還勸我讓家英走呢。

麗琳 他還罵爸爸是奸商呢。

小 事 情

一 四 九

少龍 不錯，家英確是受了他的欺騙。

家英（表白的）這完全是我個人的主意，希望你們不要冤枉別人。今天我的年紀也不小啦，也決不是別人可以引誘得走的。我實在是因爲不願意在這個家庭裏再生活下去，你們每一個人的行爲，我都很明白，我非常厭惡，我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我不能再和你們生活在一起。

耀龍（狂叫的）我一定不能讓你和這個騙子一塊兒走。

均德（鎮靜的）張老先生，我希望你能夠把火氣稍爲壓下去一點，用一點理智來聽我說幾句話。

耀龍 你還有話說？

均德 我知道你現在正是心裏非常難過，種種使你慢的事情，都湊集到了一塊兒。可是我不能平白的接受你的侮辱；並且現在也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能夠向你略爲盡一點忠告。

耀龍（詫異的）忠告？

均德 是的，看我們都是中國人的份上，我應該向你盡一點忠告！我想你也應該知道，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到了甚麼時候？抗戰已經整整的三年多，這是第四個階段的開始，正是最嚴重最緊要的生死關頭，在這幾年的抗戰時期，有許多人已經爲着國家犧牲了生命財產，有許多人還在前線拿性命和血肉爲着保衛國家和敵人死鬥着。大家都是非常的勇敢，忍受着許多的痛苦和艱難，這是爲的什麼？因爲我們要爲國家民族爭取自由和幸福。既然是這樣，每一個國民就應該盡他自己的責任，家英到前線去爲着替國家工作，這並不是一件壞事情，雖然你是她的父親；也沒有權力阻止她去爲國家出力。

耀龍（生氣的）這不成理由。

均德（繼續說下去）並且我們既然知道是在這樣嚴重的時期中，商人們也是國民的一份子，就應當更努力的加緊後方經濟的生產，調劑物資的分配；使人民的生活安定。

經濟充裕，大家能夠一致對外。像你現在這樣的行爲，趁着國難時期，屯積居奇，抬高米價，造成人爲的米荒，擾亂社會上的秩序；試問你的良心在那裏？怎麼樣對得起國家？怎麼樣對得起你自己？

耀龍：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不能全怪我，並且……我的米已經給人搶光啦。

均德：因爲你的米給人搶光啦，纔會使人發現你也是「屯積居奇」趁機發財的好商。

耀龍：我……我……

均德：因爲少數人的牟利，造成社會上極大的恐慌；因爲少數人的自私，給商界上的同胞蒙上一層莫大的恥辱，這是多麼使人痛心的事！我希望你能夠趕快放出良心來，悔過自新，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做一點事情。不然，一切是非、國家、法律、輿論，就會有最公正的裁判。等到那個時候，恐怕後悔也來不及啦。

耀龍：豈有此理，你是什麼人？來這樣的教訓我？少龍，趕快叫他出去，不許他在這裏胡說。

少龍 均德，請你走吧，這兒沒有你發議論的地方。

均德 少龍，你覺得我這些話說錯了嗎？如果你只是爲了你的父親自身利害着想，你也應該贊同我的話。

少龍 我不懂你這一套。

均德 不管你懂不懂，你也應該明白，如果你父親馬上破產，你也就不能舒舒服服的做大少爺了。

少龍 我做大少爺，又關你甚麼事？

均德 雖然和我沒有關係，可是對於國家却有相當的損失。國家教育你成了一個智識份子，自己不能夠工作，每天祇曉得打牌、看戲、消耗、享受……

（鮑文俊忽然由右門上，穿得一身簇新的西裝，興高采烈的走進來。）

鮑 （高興的）嚇囉！嚇囉。

慶琳 （沉默了許久，感到一絲高興）原來是你。

小 事 情

五三

鮑 少龍，已經快四點鐘啦，你怎麼還不去拿飛機票呀？明天一清早就得起飛的。

少龍 （趙趙的）哦！

鮑 （又向耀龍）老伯您叫我今天下午四點鐘來，有甚麼事吩咐嗎？

耀龍 （心不在焉的）哦，請你等一等。

鮑 （感到空氣有點不對，向四面一望，發現了家英穿着軍裝立在一旁，有點奇怪。

）家英，你……？

家英 （沉着的）我馬上就要走啦。

鮑 （急忙的）到那裏去？

張太太 （連忙接口）鮑先生，她喊着要上前線去呢，你幫我勸勸她吧。

鮑 （莫明其妙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玲……玲……玲……電話又響了。）

耀龍 （急忙的趨前拿起聽筒來。）喂，那裏？那裏？……我是張公館……我是張耀龍

……哦，你是恩甫嗎？……怎麼？又有甚麼事發生啦？……哦，哦……來查啦，什麼人？……什麼？警備司令部……幹什麼？馬上就要到我家裏來？……幹什麼？幹什麼？……叫我小心點，頂好走開一下……哦，知道啦……（叭噠將聽筒掛下。）這是怎麼說的？這是怎麼說的？政府居然這樣認真起來？唉……（坐在椅子上沉思着）

張太太（趕過來）怎麼樣？

少龍（驚慌的）又有事情發生了，這真是怎麼辦呢？真糟糕！真糟糕！

麗琳（駭怕的）少龍，又是甚麼事情呀？

鮑（追問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少龍 剛才一個電話說是我們屯在東門外的米都被搶光啦。現在又說是警備司令部還要派人來查呢，真糟糕。

鮑 哦，原來這樣。

麗琳 他來查些什麼呀？這也用得着怕嗎？我們家裏又沒有屯着米。

小事 情 第四幕

二五六

家英 恐怕不會這樣簡單。

少龍 依你說會怎麼樣呢？

家英 恐怕問題很嚴重。

均德 政府已經決定了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來制裁這件事的，恐怕要切實查辦呢。

麗琳 啊呀，這樣厲害！

少龍 早依了家英的話就好啦，現在怎麼辦呢？

耀龍（忽然大聲的）別做聲，別做聲，你們聽聽劉貴和誰在講話？

（大家都靜寂下來側耳聽着。）

劉貴（在大門外）就是這兒。一直走，等我替你們開門……大家都在客廳裏面呢？

張太太（絕望的）不是憲兵來了嗎！天呀！

（呀的一聲門開了，大家進息的望着，劉貴在前面走了進來，後面跟着傅康明，穿着一身洗得乾乾淨淨的藍布褂褲，背上揹着一個小小的包袱，滿面的高興；再後

而隨着的是他的母親——傅大媽，弱而慢的腳步，懷着胆小的心情，顛巍巍的走了進來。

小云（突然的）啊呀，媽同哥哥來啦。（跑過去）

傅母（高興的）小云，小云。

（大家被這兩聲呼喚，解除了緊張的空氣。）

耀龍（放了心）唉！（又倒在椅子上）

少龍（安慰的）爸爸，不是的，您放心吧。

耀龍（茫然的）哦，他們還沒有來……好的，我進去一下。少龍，你隨我來，幫我收

拾一點東西……（左門下）

少龍 嗯。（隨後下）

鮑（追在後面）少龍，少龍，飛機票怎麼樣啦？你去不去呢？

麗琳 密斯脫鮑，爸爸祇給了他兩千塊錢，買了飛機票就沒有啦。你幫我們想一個法子

小事 情 第四幕

一五八

好嗎？

鮑 (爲難的) 我看現在這樣祇有不去。

麗琳 (絕望的) 不去？

鮑 (正色的) 沒有錢怎麼能去？好啦，我要去取我的票呢，再見。(下) (劉貴隨

鮑後面下)

麗琳 (追在後面) 密斯脫鮑！密斯脫鮑！他也不理我們啦。

張太太 (阿彌陀佛，還好，還好。

家英 (走過去) 小云的媽，今天你怎麼自己都來啦？病完全好了嗎？

傅母 (恭敬的) 張小姐，謝謝您，我今天好多啦；康明要和您一塊兒到前線去，我借

這個機會來送送他，又來看看您。

均德 (走過來) 康明，你跟我們一同走，到了前線我一定介紹你上軍隊裏去。

康明 是，是。

張太太（也跑過來）這是不是小雲的媽媽？怎麼也是滿口前線不前線呀？

傅母 是的，（小心的）這是太太吧？太太，我還沒有見過您呢，您好嗎？太太，我老早就說了要過來跟您請安的，祇因為老病還沒有好。謝謝您一向對小云那樣好啊。太太，我今天來謝謝您，並且因為那個孩子——康明——要上前線去打仗，我也來送送他。

張太太 啊呀，怎麼你的兒子也要去打仗啦？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今天全遇着些要上前線去的人！小云的媽，你有幾個兒子呀？

傅母 太太，我就祇有這一個。

張太太 啊呀，你真是太狠心啦，就只有一個兒子都不留在家裏，還送他上前線去。

傅母 太太，您不知道，這個年頭兒什麼都自由啦，做媽的也管不住孩子，我這個孩子就是這點烈性兒，他不要找活做，他要上前線去打仗，我也就隨他去啦。老實說，日本鬼子也夠可恨的啦，欺侮我們也欺侮得夠啦，他要去殺鬼子，替他爸爸報仇，這也是好志氣，我倒也贊成的。年輕力壯的小伙子都在家裏，又教誰去打仗呢？

家英 不錯，不錯，你說得對！

傅母 小姐，您不是也一路走嗎？一路上，康明有什麼不懂事的地方，請您管管他，到了前線，住了第幾營，第幾連的，也請你替他寫個信寄回來。

家英 好的，好的，一切請放心吧。

均德 你放心吧，我們會照顧他的；你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好母親，我希望大家都能學你的榜樣。

（耀龍父子由內室出來，耀龍手裏提着一個小小的皮箱，少龍隨在後面，手裏提着一個包袱。）

少龍 爸爸，也許現在馬上就走還來得及呢。

耀龍 嗯，可是要趕快。（忽然抬頭看見許多人仍在那裏談話，心裏又生疑了。）你們大家還在那裏說什麼？

張太太 云的哥哥也來啦，他也要到前線去打仗呢。

耀龍（又觸動了他的脾氣）去，去，去！你們全都給我滾出去。

少龍 爸爸，別管他唄啦，您自己的事要緊……

麗琳（討好的）這屋子裏的空氣太不衛生啦，少龍，打開窗子透一下風吧，怎麼？你們預備到那裏去？

少龍 爸爸馬上要出門，你別多問啦，讓我送爸爸出去。

（耀龍父子剛剛走到門口，突然的大門又開了，一個隊長帶着兩個憲兵押着王恩甫走了進來。）

王恩甫（呼救的）耀翁，不得了，快點想想辦法啊！

耀龍（一怔）你……你……恩甫！

王恩甫 他們來抓了我，現在來抓你，耀翁。

耀龍（着急）我……我……

隊長 你就是盛大米行的老闆張耀龍嗎？

小 事 情

一六一

小事 情 第四幕

一六一

潔龍 我……我……

隊長 請你和我們到司令部去。

麗琳 (驚慌的) 啊呀！

少龍 (着急的) 糟啦。

張太太 (糊裏糊塗的) 老纏，我們是做買賣的人，沒有什麼犯法的地方，拉他去幹什麼？

隊長 他屯積居奇，操縱市價，擾亂治安，妨害抗戰，拿他去鎗斃。

張太太 (嚇慌了) 啊呀，我的天呀！

麗琳 (着急的) 呀，不得了。

少龍 (着急的) 想不到這個問題有這樣嚴重。

家英 均德 太嚴重啦。

隊長 你們到今天纔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嗎？你們別看輕啦這一點點小事情，一顆米，

一粒飯，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兒；政府已經幾次的向你們通告，希望你們發點兒天良，自己明白過來。誰知道你們一點沒有顧忌，祇貪圖的是發財，越平價，你們把米價越漲的兇；你們以為有勢力，有情面，就可以逍遙法外嗎？現在已經不是那個年頭兒啦，在這個抗戰的時候，政府的命令說了要怎麼辦，就得怎麼辦。

麗琳 啊呀！

張太太（焦急的）天呀，這怎麼辦？觀音菩薩保佑我們啊。

隊長 這時候你叫菩薩也不中用啦，大家早一點把良心放出來，把國家的利益放在心上，就比菩薩靈得多呢。（對着耀龍）走啦，還等什麼？

耀龍（痛苦的）完啦，一切都完啦！（哀求的）老總，請你容許我向他們說幾句話吧！

隊長（不耐煩的）好吧，要說就快點。

耀龍（向着少龍）我走了以後，如果你打聽得還有辦法可以營救，你就趕快去借點錢來

疏通一下

小 事 情

一六三

少龍 爸爸！您放心吧！我一定去想辦法。

耀龍 (向着家英) 家英！你和徐先生快兒走吧！我不管你啦。

家英 (哭泣的) 不，爸爸！我不，我一定要想辦法救您……

耀龍 不必，你走吧；不管用我啦！(向着張太太) 我走啦，以後的一切，你自己珍重吧！

隊長 (催促的) 走！

耀龍 (掙扎着) 好，走吧！(自己頭也不回的直向右門下。)

(隊長隨在耀龍後面，兩個憲兵押着王恩甫隨在隊長的後面，一齊由右門下。)

張太太 (追到門口) 耀龍！耀龍！你真的就是這樣扔下我們走了嗎？

少龍 (差不多同時的) 爸爸！

家英 (差不多同時的) 爸爸！

麗琳 (差不多同時的) 爸爸！

張太太 我的天呀！（掩面痛哭）

傳母 （走近前安慰的）張太太，不用傷心啦，趕快想想法子吧！

家英 （安慰的）媽！您別傷心啦，着急也沒有用的，還是大家來想個辦法吧。

少龍 （着急的）家英！均德！你們想想有什麼辦法嗎？（躊躇的）叫我上那裏去弄錢呢？

麗琳 （懇求的）密斯脫徐！請你幫幫我們吧。這怎麼辦呢？

均德 （爲難的）國家的法律是公正的，恐怕希望很少……

（隔壁室內噓噓的敲了四下鐘聲。）

均德 （急忙的）家英！康明！已經四點鐘啦，我們應該快走啦。

家英 （爲難的）應該快走啦？均德！我不想……

均德 （追問的）你想不走？

家英 （猶豫的）爸爸已經這個樣子……

均德 你預備怎麼樣呢？

小 事 情

一五五

家英 我怎麼能夠這樣忍心……

均德 我看你就是留在這裏，希望也還是很少。

家英 我也明白，但是……

均德 但是你有什麼辦法呢？

家英 我必定要盡我的力量。

均德 恐怕也是無濟於事的

家英 ……

少龍 家英！你還是走吧，爸爸已經允許你啦，這裏的事情讓我來辦吧！

均德 是的，他們都已允許你走啦！你聽！我們的隊伍已經集合啦，正奏着進行曲呢，

趕快追上去。還來得及！

（遠處有悠揚的進行曲聲傳來）

家英 （茫然的）哦！

麗琳 對的，家英——趕快走吧！

(全劇完)

卅、十一、七、改作完畢

小 聚 情

一六七

水事 情 第四幕

小 事 情

~~三~~ 幣 國 價 實 冊 冊 6.00
(費 匯 費 運 加 酌 埠 外)

有 所 權 版

版 初 月 二 年 一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著 作 者 楊 云 慧

印 行 者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總 社：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 支 社：全 國 各 縣 市 及 南 洋 等 地

82
467210

蘇聯審查委員會圖字第二三三〇號

NO. 13
8-196

7/6/60